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洵題

錦 章 書 局


張遼威震
逍遥津
左慈擲盃
戲曹操

第一才子書卷二十九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卧龍弔喪　　耒陽縣鳳雛理事

天下當治人才輩出天下當亂人才亦輩出君子觀於生瑜生亮之嘆而竊以為當日人才之並生不獨此二人為然也其並生而相濟者如庶之先亮統之賛亮維之繼亮肅蒙遜抗之嗣瑜嘉昱彧攸之佐操皆是矣其並生而相難者如備之遇操亮之遇懿維之遇艾皆是矣天生一非常之人必更生一非常之人以濟之而天生一非常之才亦必更生一非常之才以難之天既生備何生操既生亮何生懿既生維又何生艾哉

孔明弔公瑾之言曰從此天下更無知音盖不獨愛我者為知己能忌我者亦知己也不獨欲用我者為知音欲殺我者亦知音也不寧惟是苟愛我者而不能用用我而用之不盡其才反不如忌我殺我者之知我也

孔明弔公瑾之後忽然遇着龐統與龐統見曹操之後忽然遇着徐庶正復相似前是將徐庶放去此是將龐統引來一樣文法兩樣局面真敘事妙品元直德操並稱卧龍鳳雛名字已在三十六回之前至此已隔二十回矣而鳳雛方與卧龍合於一處其先則忽隱忽現若滅若沒蹤跡又自不同始之為周瑜獻連環極似四皓為子房定太子繼之見孫權極似王猛之見桓温後之謁玄德極似鄧禹之

謁光武雖未及孔明而寫來亦甚出色

龐統走謁荆州與徐庶之走謁新野皆不如孔明之高卧南陽三顧而後出也徐庶後歸曹操龐統亦先投孫權又不如孔明之以草廬始以五丈原終前後無二也然龐統有薦書二封初時並不取出直待耒陽縣中顯過本事然後將書呈送可見有本事人不藉薦書之力今之求討薦牘專靠吹噓者恐為龐統所笑矣

孫權既失一周瑜又失一龐統是再失也玄德既得一孔明又得一龐統是兩得也周瑜不能薦統而肅乃薦統周瑜忌孔明之助劉而魯肅則薦統以助劉不但龐統所學與周瑜大不相同而魯肅所見亦與周瑜大不相同

董承等七人同立義狀至此已隔三十餘回矣獨馬騰一去西涼杳無動靜令讀者意甚懸懸今忽於此卷中照應出來并與赤壁以前龐統教徐庶之語暗相關合如此叙事真有一篇如一句者不似今人之作稗官如理詞譜而見雜曲如觀演戲而點雜劇逐段皆斷更不聯絡也

事有前文所未載而覩於後文可以識前文者如曹操之殺苗澤是也即其後之殺苗澤而前之殺秦慶童可知豈有不赦黄奎之親戚而獨縱董承之家奴者乎

小人不獨不容於君子而並不見容於小人不獨以小人謀小人而不容於小人即以小人助小人而亦不容於小人讀此可為小人之戒

第一才子書卷二十九　　聖歎外書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卧龍弔喪　耒陽縣鳳雛理事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天下當治人才輩出天下當亂人才亦輩出君子觀於生瑜生亮之嘆而竊以為當日人才之並生不獨此二人為然也其並生而相濟者如庶之先亮統之贊亮維之繼亮肅蒙遜抗之嗣瑜嘉昱彧攸之佐操皆是矣其並生而相難者如備之遇操亮之遇懿維之遇艾皆是矣天生一非常之人必更生一非常之人以濟之而天生一非常之才亦必更生一非常之才以難之天既生備何生操既生亮何生懿既生維又何生艾哉

孔明弔公瑾之言曰從此天下更無知音蓋不獨愛我者為知己能忌我者亦知己也不獨欲用我者為知音欲殺我者亦知音也不寧惟是苟愛我者而不能用用我而用之不盡其才反不如忌我殺我者之知我也

孔明弔公瑾之後忽然遇着龐統與龐統見曹操之後忽然遇着徐庶正復相似前是將徐庶放去此是將龐統引來一樣文法兩樣局面真敘事妙品元直德操並稱卧龍鳳雛名字已在三十六回之前至此已隔二十回矣而鳳雛方與卧龍合於一處其先則忽隱忽現若滅若沒蹤跡又自不同始之為周瑜獻連環極似四皓為子房定太子繼之見孫權極似王猛之見桓溫後之謁玄德極似鄧禹之

謁光武雖未及孔明而寫來亦甚出色

龐統走謁荊州與徐庶之走謁新野皆不如孔明之高卧南陽三顧而後出也徐庶後歸曹操龐統亦先投孫權又不如孔明之以草廬始以五丈原終前後無二也然龐統有薦書二封初時並不取出直待耒陽縣中顯過本事然後將書呈送可見有本事人不藉薦書之力今之求討薦牘專靠吹噓者恐為龐統所笑矣

孫權既失一周瑜又失一龐統是再失也玄德既得一孔明又得一龐統是兩得也周瑜不能薦統而肅乃薦統周瑜忌孔明之助劉而魯肅則薦統以助劉不但龐統所學與周瑜大不相同而魯肅所見亦與周瑜大不相同

董承等七人同立義狀至此已隔三十餘回矣獨馬騰一去西涼杳無動靜令讀者意甚懸懸今忽於此卷中照應出來并與赤壁以前龐統教徐庶之語暗相關合如此叙事真有一篇如一句者不似今人之作稗官如理詞譜而見雜曲如觀演戲而點雜劇逐段皆斷更不聯絡也

事有前文所未載而觀於後文可以識前文者如曹操之殺苗澤是也即其後之殺苗澤而前之殺秦慶童可知豈有不赦黃奎之親戚而獨縱董承之家奴者乎

小人不獨不容於君子而並不見容於小人不獨以小人謀小人而不容於小人即以小人助小人而亦不容於小人讀此可為小人之戒

却說周瑜怒氣填胸墜於馬下左右急救歸船軍士傳說玄德孔明在前山頂上飲酒取樂（但自飲酒更不來把盞）瑜大怒咬牙切齒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吾誓取之正恨間人報吳侯遣弟孫瑜到周瑜接入具言其事孫瑜曰吾奉兄命來助都督遂令催軍前行至巴丘人報上流有劉封關平二人領軍截住水路周瑜愈怒忽又報孔明遣人送書至（催死書到）周瑜拆封視之書曰

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致書於東吳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別至今戀戀不忘聞足下欲取西川亮竊以為不可益州民強地險劉璋雖暗弱足以自守今勞師遠征轉運萬里欲收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後也（惡極妙極）曹操失利於赤壁志豈須臾忘報讐哉今足下興兵遠征倘乘虛而至江南虀粉矣亮不忍坐視（惡極妙極）特此告知幸垂照鑒

周瑜覽畢長嘆一聲（氣極而嘆嘆甚可憐）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乃聚眾將曰吾非不欲盡忠以報國奈天命已絕矣汝等善事吳侯共成大業言訖昏絕徐徐又醒乃仰天長歎曰既生瑜何生亮連叫數聲而亡（周瑜少年經綸怒不起盖其讀書養氣之學不及孔明耳）壽三十有六歲後人有詩歎曰

赤壁遺雄烈　青年有俊聲　絃歌知雅意　杯酒謝良朋
曾謁三千斛　常驅十萬兵　巴丘終命處　憑弔欲傷情

周瑜停喪於巴丘眾將將所遺書緘遣人飛報孫權聞周瑜死放聲大哭折視其書

乃薦魯肅以自代也書略曰

瑜以凡才荷蒙殊遇委任腹心統御兵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圖報効奈死生不測修短有命愚志未展微軀已殞遺恨何極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曹操以備為龍周瑜以備為虎妙）天下之事尚未可知此正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鑒瑜死不朽矣

孫權覽畢哭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賴哉既遺書特薦子敬孤敢不從之即日便命魯肅為都督總統兵馬一面教發周瑜靈柩回葬却說孔明在荊州夜觀天文見將星墜地乃笑曰周瑜死矣至曉白於玄德玄德使人探之果然死了玄德問孔明曰周瑜既死還當如何孔明曰代瑜領兵者必魯肅也（能料死又能料生）亮觀天象將星聚於東方亮當以弔喪為由往江東走一遭就尋賢士佐助主公（頗為厖統伏線）玄德曰只恐吳中將士加害於先生孔明曰瑜在之日亮猶不懼今瑜已死又何患乎（孔明弔喪與關公赴會一樣有胆）乃與趙雲引五百軍具祭禮下船赴巴丘弔喪於路探聽得孫權已令魯肅為都督周瑜靈柩已回柴桑孔明逕到柴桑魯肅以禮迎接周瑜部將皆欲殺孔明因見趙雲帶劍相隨不敢下手孔明教設祭物於靈前親自奠酒跪於地下讀祭文曰

嗚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故天人豈不傷我心實痛酹酒一觴君其有靈享我烝

嘗弔君幼學以交伯符仗義疏財讓舍以居弔君弱冠萬里鵬摶定建霸業割據江南弔君壯力遠鎮巴丘景升懷慮討逆無憂弔君丰度佳配小喬漢臣之壻不愧當朝弔君氣概諫阻納質始不垂翅終能奮翼弔君鄱陽蔣幹來說揮灑自如雅量高志弔君弘才文武籌略火攻破敵挽强為弱想君當年雄資英發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靈之氣命終三紀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腸千結惟我肝膽悲無斷絕昊天昏暗三軍愴然主為哀泣友為淚漣亮也不才丐計求謀助吳拒曹輔漢安劉犄角之援首尾相儔若存若亡何慮何憂嗚呼公瑾生死永別朴守其貞冥冥滅滅魂如有靈以鑑我心從此天下更無知音（此是實話）嗚呼痛哉伏惟

尚饗

孔明祭畢伏地大哭淚如涌泉哀慟不已（哭其不能助我以攻曹乃真哭非假哭也）衆將相謂曰人盡道公瑾與孔明不睦今觀其祭奠之情人皆虛言也魯肅見孔明如此悲切亦為感傷自思曰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寫魯肅處處是真心人）後人有詩歎曰

臥龍南陽睡未醒又添列曜下舒城蒼天既已生公瑾塵世何須出孔明

魯肅設宴款待孔明宴罷孔明辭回方欲下船只見江邊一人道袍竹冠皂絛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汝氣死周郎却又來弔孝明欺東吳無人耶孔明急視其人乃鳳雛先生龐統也（孔明此來正為尋訪賢士乃不用孔明去尋偏用龐統自來又不用順寫偏用逆接妙甚）孔明亦大笑兩人攜手登舟各訴

心事孔明乃留書一封與統囑曰吾料孫仲謀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可來荆州共扶玄德此人寬仁厚德必不負公平生之所學統允諾而別（不使便歸妙有曲折）孔明自回荆州却說魯肅送回周瑜靈柩至蕪湖孫權接着哭祭於前命厚葬於本鄉（了却周瑜）瑜有兩男一女長男循次男胤權皆厚恤之魯肅曰肅碌碌庸才誤蒙公瑾重薦其實不稱所職願舉一人以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曉地理謀略不減於管樂樞機可並於孫吳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現在江南何不重用（借魯肅口極力推龐統）權聞言大喜便問此人姓名肅曰此人乃襄陽人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權曰孤亦聞其名久矣今既來此可即請來相見於是魯肅邀請龐統入見孫權施禮畢權見其人濃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心中不喜（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獨不思碧眼紫髯亦自形容古怪耶）乃問曰公平生所學以何為主統曰不必拘執隨機應變權曰公之才學比公瑾何如統笑曰某之才學與公瑾大不相同權平生最喜周瑜見統輕之心中愈不樂（此處非說統又怪其言）乃謂統曰公且退待有用公之時却來相請統長嘆一聲而出魯肅曰主公何不用龐士元權曰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赤壁鏖兵之時此人曾獻連環策成第一功（照應四十七回中事）主公想必知之權曰此時乃曹操自欲釘船未必此人之功也吾誓不用之魯肅出謂龐統曰非肅不薦足下奈吳侯不肯用公公且耐心統低頭長嘆不語肅曰公莫非無意於吳中乎統不荅肅曰公抱匡濟之才何往不利可實對肅言將欲何往統曰吾欲

投曹操去也（反言以激之）肅曰此明珠投暗矣可往荊州投劉皇叔必然重用統曰統意實欲如此前言戲耳肅曰某當作書奉薦公輔玄德必令孫劉兩家無相攻擊同力破曹（見識勝周郎十倍）統曰此某平生之素志也乃藏肅書逕往荊州來見玄德此時孔明按察四郡未回（妙有曲折）門吏傳報江東名士龐統特來相投玄德久聞統名便教請入相見統見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貌陋心中亦不悅（曹操初見龐統恭敬之極仲謀玄德反不如之）乃問統曰足下遠來不易統不即取出魯肅書并孔明投呈但答曰聞皇叔招賢納士特來相投（妙有身分若今之挾薦書投人者未曾入門而先傳進矣）玄德曰荊楚稍定苦無閒職此去東北一百三十里有一縣名耒陽縣缺一縣宰屈公任之如後有缺却當重用統思玄德待我何薄欲以才學動之見孔明不在只得勉強相辭而去（妙有曲折）統到耒陽縣不理政事終日飲酒為樂（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應錢糧詞訟並不理會有人報知玄德言龐統將耒陽縣事盡廢玄德怒曰豎儒焉敢亂吾法度遂喚張飛分付引從人去荊南諸縣巡視如有不公不法者就便究問恐於事有不明處可與孫乾同去張飛領了言語與孫乾同至耒陽縣軍民官吏皆出郭迎接獨不見縣令（因飲酒廢事猶勝於以迎接廢事若善於迎接者便非好縣令）飛問曰縣令何在同僚覆曰龐縣令自到任及今將百餘日縣中之事並不理問每日飲酒自旦及夜只在醉鄉今日宿酒未醒猶臥不起（既有臥龍安得無臥鳳臥治有餘臥亦是醒彼鬧於治者雖日日醒猶日日臥耳）張飛大怒欲擒之孫乾曰龐士元乃高明之人未可輕忽且到縣問之如果於理不當治罪未晚飛乃入縣正廳上坐定教縣令來見統

衣冠不整扶醉而出（故作偃蹇之態）飛怒曰吾兄以汝為人令作縣宰汝焉敢盡廢縣事統笑
曰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奇絕妙絕）飛曰汝到任百餘日終日在醉鄉安得不廢政事統
曰量百里小縣些小公事何難決斷（此不足為先生事）將軍少坐待我發落隨即喚公吏將百餘
日所積公務都取來剖斷吏皆紛然齎抱案卷上廳訴詞被告人等環跪階下統手
中批判口中發落耳內聽詞（劉穆之不足為奇）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
日將百餘日之事盡斷畢了（誰云大受者不可小知）投筆於地而對張飛曰所廢之事何在（妙極）曹操
孫權吾視之若掌上觀文（一語便露出圭角）量此小縣何足介意飛大驚下席謝曰先生大才小
子失敬吾當於兄長處極力舉薦（前倨後恭人粗中有細）統乃將出魯肅薦書（兩封薦書又只先取一封藏卻一封妙有曲折）飛曰先
生初見吾兄何不將出統曰若便將出似乎專藉薦書來干謁矣（今之求討薦書一味鑽刺者能不愧死）飛顧
謂孫乾曰非公則失一大賢也遂辭統回荊州見玄德具說龐統之才玄德大驚曰
屈待大賢吾之過也飛將魯肅薦書呈上（不消魯肅薦先生先自薦矣）玄德拆視薦書略曰
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如以貌取之恐負所學
（有鑒於孫權而先為是言也）終為他人所用實可惜也
玄德看畢正在嗟嘆忽報孔明回玄德接入禮畢孔明先問曰龐軍師近日無恙否
（問得妙）玄德曰近治耒陽縣好酒廢事孔明笑曰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學勝亮十倍
（此句是過與否足見孔明之謙不是今人之妄自矜誇也）亮曾有薦書在士元處曾達主公否玄德曰今日方得子敬書卻

未得先生之書。孔明曰。大賢若處小任。往往以酒糊塗。倦於視事。玄德曰。若非吾弟所言。險失大賢。隨即令張飛往耒陽縣請龐統到荊州。玄德下階請罪。統方將出孔明所薦之書。（兩封書作兩次取出。寫龐統極有身分。）玄德看書中之意。言鳳雛到日。宜即重用。玄德喜曰。昔司馬德操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照應三十五回中語。）今吾二人皆得。漢室可興矣。遂拜龐統為副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略。教練軍士。聽候征伐。（以上按下玄德一邊。以下接敘曹操一邊。）早有人報到許昌。言劉備有諸葛亮龐統為謀士。招軍買馬。積草屯糧。連結東吳。早晚必興兵北伐。曹操聞之。遂聚眾謀士商議南征。荀攸進曰。周瑜新死。可先取孫權。次攻劉備。操曰。我若遠征。恐馬騰來襲許都。前在赤壁之時。軍中有訛言。亦傳西涼入寇之事。（照應四十八回中事。）今不可不防也。荀攸曰。以愚所見。不若降詔加馬騰為征南將軍。使討孫權。誘入京師。先除此人。則南征無患矣。（本因劉備轉出孫權。又因孫權轉入馬騰。將二十回中事至此忽然歸結。）操大喜。即日遣人賫詔至西涼召馬騰。卻說騰字壽成。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父名肅。字子碩。桓帝時為天水蘭干縣尉。後失官流落隴西。與羌人雜處。遂娶羌女生騰。騰身長八尺。體貌雄異。稟性溫良。人多敬之。靈帝末年。羌人多叛。騰召募民兵破之。初平中年。因討賊有功。拜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韓遂為弟兄。（又補敘馬騰來歷。是續前文之所未及。）當日奉詔。乃與長子馬超商議曰。吾自與董承受衣帶詔以來。與劉玄德約共討賊。不幸董承已死。玄德屢敗。我又僻處西涼。未能協助玄德。（馬騰一向冷落不見出頭。得此兩句敘明。）今聞玄德已得荊州。我正欲展昔日之志。而曹

操反來召我當是如何馬超曰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親今若不往彼必以逆命責我矣當乘其來召竟往京師於中取事則昔日之志可展也（有馬超之言方見馬騰此去不是疎虞）馬騰兄子馬岱諫曰曹操心懷叵測叔父若往恐遭其害（為下文伏筆）超曰兒願盡起西涼之兵隨父親殺入許昌為天下除害有何不可（是馬超聲口）騰曰汝自統羌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馬休馬鐵并姪馬岱隨我同往曹操見有汝在西涼又有韓遂相助諒不敢加害於我也（為後文韓遂助馬超伏線）超曰父親若往切不可輕入京師當隨機應變觀其動靜騰曰吾自有處不必多慮於是馬騰乃引西涼兵五千先教馬休馬鐵為前部留馬岱在後接應（為馬岱逃回伏筆）迤邐望許昌而來離許昌二十里屯住軍馬曹操聽知馬騰已到喚門下侍郎黃奎分付曰目今馬騰南征吾命汝為行軍參謀先至馬騰寨中勞軍可對馬騰說西涼路遠運糧甚難不能多帶人馬我當更遣大兵協同前進來日教他入城面君（賺他入城）（便是誘殺之計）吾就應付糧草與之奎領命來見馬騰騰置酒相待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黃琬死於李傕郭汜之難嘗懷痛恨（又將數十回前之事於此一提）不想今日又遇欺君之賊騰曰誰為欺君之賊奎曰欺君者操賊也公豈不知之而問我耶騰恐是操使來相探急止之曰耳目較近休得亂言奎叱曰公竟忘却衣帶詔乎（前馬騰見董承時馬騰正言董承隱諱今黃奎見馬騰又是黃奎正言馬騰隱諱前後遙遙相對）騰見他說出心事乃密以實情告之奎曰操欲公入城面君必非好意公不可輕入來日當勒兵城下待曹操出城點軍處斬之大事濟矣二人商議已定黃奎回家恨氣

未息其妻再三問之奎不肯言（不告其妻而獨告其妾何也）不料其妾李春香與奎妻弟苗澤私通澤欲得春香正無計可施（與董承家秦慶童事又相彷彿）妾見黃奎憤恨遂對澤曰黃侍郎今日商議軍情回意甚憤恨不知為誰澤曰汝可以言挑之曰人皆說劉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也看他說甚言語是夜黃奎果到春香房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婦人尚知邪正何況我乎吾所恨者欲殺曹操也妾曰若欲殺之如何下手奎曰吾已約定馬將軍明日在城外點兵時殺之（謀及婦人宜其死耳）妾告於苗澤澤報知曹操操便密喚曹洪許褚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夏侯淵徐晃分付如此如此各人領命去了一面先將黃奎一家老小拏下次日馬騰領着西涼兵馬將次近城只見前面一簇紅旂打着丞相旂號馬騰只道曹操自來點軍拍馬向前忽聽得一聲砲響紅旂開處弓弩齊發一將當先乃曹洪也馬騰急撥馬回時兩下喊聲又起左邊許褚殺來右邊夏侯淵殺來後面又是徐晃領兵殺至截斷西涼軍馬（兩起調撥卻勻作四處出現）將馬騰父子三人困在垓心馬騰見不是頭奮力衝殺馬鐵早被亂箭射死（三人中先死了一个）馬休隨着馬騰左衝右突不能得出二人身帶重傷坐下馬又被箭射倒父子二人俱被執曹操教將黃奎與馬騰父子一齊綁至（董承七人之外添出一吉平馬騰父子之外添出一黃奎前後遙遙相對）黃奎大叫無罪操教苗澤對証馬騰大罵曰豎儒誤我大事我不能為國殺賊是乃天也操命牽出馬騰罵不絕口與其子馬休及黃奎一同遇害後人有詩讚馬騰曰

父子齊芳烈　忠貞著一門　捐生圖國難　誓死荅君恩

嚼血盟言在　誅奸義狀存　西涼推世冑　不愧伏波孫

苗澤告操曰不願加賞只求李春香為妻操笑曰你為了一婦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義之人何用（奸雄快語可兒可兒）便教將苗澤李春香與黃奎一家老小並斬於市觀者無不歎息後人有詩嘆曰

苗澤因私害藎臣　春香未得反傷身　奸雄亦不相容恕　枉自圖謀作小人

曹操教招安西涼兵馬諭之曰馬騰父子謀反不干衆人之事一面使人分付把住關隘休教走了馬岱且說馬岱自引一千兵在後早有許昌城外逃回軍士報知馬岱岱大驚只得棄了兵馬扮作客商連夜逃遁去了（以上接下西涼一邊以下再敘許昌一邊）曹操殺了馬騰等便決意南征忽人報曰劉備調練軍馬收拾器械將欲取川操驚曰若劉備收川則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言未畢階下一人進言曰某有一計使劉備孫權不能相顧江南西川皆歸丞相正是

西川豪傑方遭戮　南國英雄又受殃

未知獻計者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興兵雪恨　曹阿瞞割鬚棄袍

周瑜在而孫劉離周瑜死而孫劉合曹操去而孫劉離曹操欲至而孫劉又合此兩家離合之機也乃孫方借劉以拒操而劉忽借馬以救孫則奇劉方約馬以拒

操而操忽約韓以取馬則更奇韓不為操以攻馬而馬得合韓以攻曹則愈奇至於劉不助馬而助馬者乃是韓劉不約韓而約韓者乃是操馬非救孫而救孫者實是馬馬非應劉而借馬者實是劉是又事之最巧而文之至幻者矣

曹操孫權之欲報父讎為父也非為君也私也馬超之欲報父讎為父也亦為君也公也馬騰為衣帶詔而死則騰為忠臣超為父之死於衣帶詔而討操則超為孝子而亦為忠臣而前史誤書之為賊誤書之為反則大謬矣若斷以春秋之義直當書曰馬超起兵西涼討曹操斯為得之

曹操不能殺陶謙而以呂布回兵孫權不能殺劉表而反使魯肅弔孝是豈所謂不共天地不同日月者乎若馬超者是真能報讐矣遶樹之槍渡河之箭操之不死間不容髮雖天方助操不能遽斬國賊而使之心寒胆落魄散魂飛則謂馬超已誅曹操可也

君子觀於割鬚棄袍之事而竊以為是漢帝之威靈也何也衣帶詔不降則義狀不立義狀不立則馬騰不死馬騰不死則馬超不來惟有帝之刺血所以有操之割鬚惟有帝之解帶所以有操之棄袍耳曹操每至危急時有曹洪救之有許褚救之有丁斐救之然而曹洪許褚之救是以救救也丁斐之救是以不救救也延津之戰棄糧與馬渭橋之戰放馬與牛前之餌敵所以取勝後之餌敵所以救敗

則洪與褚之勇。又不若丁斐之智耳

當馬超戰潼關之時。孫劉兩家若乘虛而襲許都。此大快事。而孫權不為。劉備亦不為。其故何也。蓋東吳之兵。但能應敵。而不能取敵。一合淝且不下。而何有於許都乎。且其所欲得者荊州耳。志固不在中原也。劉備則欲養其兵力。以取西川。即東吳求救。且不肯輕勞我師。而何暇於襲許昌乎。是其志雖中原。而四川未得。不敢遽圖中原也。曹操有可乘之勢。而兩家未有能乘之兵力。嗚呼。豈非天哉

赤壁鏖兵之日。徐庶曾乞一兵守潼關矣。而此卷但見鍾繇。不見徐庶。何也。意者徐庶此時已死乎。不然。庶縱不肯為操設謀。而身在潼關。恐不能謝其責也。自赤壁一去。更不見徐庶下落。庶即不死。我知其必託病而歸田里耳

卻說獻策之人。乃治書侍御史陳羣。字長文。操問曰。陳長文有何良策。羣曰。今劉備孫權結為脣齒。若劉備欲取西川。丞相可命上將提兵。會合淝之眾。逕取江南。則孫權必求救於劉備。備意在西川。必無心救權。權無救則力乏兵衰。江東之地。必為丞相所得。（前欲使馬騰伐吳意不在吳而在騰也至此則真伐吳矣）若得江東。則荊州一鼓可平也。荊州既平。然後徐圖西川。天下定矣。操曰。長文之言。正合吾意。即時起大兵二十萬。逕下江南。令合淝張遼準備糧草。以為供給。早有細作報知孫權。權聚眾將商議。張昭曰。可差人往魯子敬處。教急發書到荊州。使玄德同力拒曹。子敬有恩於玄德。其言必從。且玄德既為東吳

之壻亦義不容辭若玄德來相助江南可無患矣事急則孫劉復合但內兄不致書於妹夫必欲煩魯肅修書者以前有江上之追故耳故曰凡事留人情後來好相見權從其言即遣人諭魯肅使求救於玄德肅領命隨即修書使人送玄德玄德看了書中之意留使者於館舍差人往南郡請孔明孔明到荊州玄德將魯肅書與孔明看畢孔明曰也不消動江南之兵也不必動荊州之兵自使曹操不敢正覷東南便回書與魯肅教高枕無憂若但有北兵侵犯皇叔自有退兵之策妙在不即說明令人測摸不出使者去了玄德曰今操起三十萬大軍會合淝之衆一擁而來先生有何妙計可以退之孔明曰操平生所慮者乃西涼之兵也今操殺馬騰其子馬超現統西涼之衆必切齒操賊主公可作一書往結馬超使超興兵入關則操又無暇下江南矣馬騰死後便當接出馬超却偏因曹操伐吳孫權求救然後轉將出來事曲而文亦曲玄德大喜即時作書遣一心腹人逕往西涼州投下却說馬超在西涼州夜感一夢夢見身臥雪地羣虎來咬驚懼而覺心中疑惑聚帳下將佐告說夢中之事帳下一人應聲曰此夢乃不祥之兆也衆視其人乃帳前心腹校尉姓龎名德字令名超問令名所見若何德曰雪地遇虎夢兆殊惡莫非老將軍在許昌有事否言未畢一人踉蹌而入接筍甚緊哭拜於地曰叔父與弟皆死矣超視之乃馬岱也超驚問岱曰叔父與侍郎黃奎同謀殺操不幸事泄皆被斬於市二弟亦遇害惟岱扮作客商星夜走脫超聞言哭倒於地衆將救起超咬牙切齒痛恨操賊即無玄德書超之起兵決矣忽報荊州劉皇叔遣人賫書至爲超正說夢馬岱忽來馬超正哭玄德書又忽來接筍處俱極緊超拆視之書略曰

伏念漢室不幸操賊專權欺君罔上黎民凋殘備昔與令先君同受密詔誓誅此賊（照應二十回中事）今令先君被操所害此將軍不共天地不同日月之讐也若能率西涼之兵以攻操之右備當舉荊襄之眾以遏操之前（虛句）則逆操可擒奸黨可滅讐辱亦可報漢室可興矣書不盡言立待回音

馬超看畢即時揮涕回書發使者先回隨後便起西涼軍馬正欲進發忽西涼太守韓遂使人請馬超往見（馬超正欲起兵韓遂之使忽來接筍又甚緊）超至遂府遂將出曹操書示之內云若將馬超擒赴許都即封汝為西涼侯（玄德致書於馬超用實寫曹操致書於韓遂用虛寫一實一虛筆法變化○有此書札往來便為下文詐書張本）超拜伏於地曰請叔父就縛俺弟兄二人解赴許昌免叔父戈戟之勞（有此一折文勢便曲）韓遂扶起曰吾與汝父結為兄弟安忍害汝汝若興兵吾當相助（玄德之助是虛韓遂之助是實）馬超拜謝韓遂便將操使者推出斬之乃點手下八部軍馬一同進發那八部乃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也八將隨着韓遂合馬超手下龐德馬岱共起二十萬大兵殺奔長安來（寫得聲勢）長安郡守鍾繇飛報曹操一面引軍相敵布陣於野西涼州前部先鋒馬岱引軍一萬五千浩浩蕩蕩漫山遍野而來鍾繇出馬答話岱使寶刀一口與繇交戰不一合繇大敗奔走（只曾寫字那裏會廝殺我有筆如刀不若別人懷寶劍）岱提刀赶來馬超韓遂引大軍都到圍住長安鍾繇上城守護長安乃西漢建都之處城郭堅固河塹險深急切攻打不下一連圍了十日不能攻破龐德進計曰長安城上土硬水鹹甚不堪食更兼無柴今圍十日軍

民飢荒不如暫且收軍只須如此如此長安垂手可得(此時妙計不欲在明白至後方知其計)馬超曰此計大妙即時差令字旗傳於各部盡教退軍馬超親自後斷各部軍馬漸漸退去鍾繇次日登城看時軍皆退了只恐有計令人哨探果然遠去方纔放心縱令軍民出城打柴取水大開城門放人出入(卽此便是計策)至第五日人報馬超兵又到軍民競奔入城(此時龐德已雜其中矣)鍾繇仍復閉城堅守却說鍾繇弟鍾進把守西門約近三更城門裏一把火起鍾進急來救時城邊轉過一人舉刀縱馬大喝曰龐德在此(龐德入城不用明敘至此突如其來如亞夫將軍從天而下)鍾進措手不及被龐德一刀斬於馬下殺散軍校斬關斷鎖放馬超韓遂軍馬入城鍾繇從東門棄城而走馬超韓遂得了城池賞勞三軍鍾繇退守潼關飛報曹操操知失了長安不敢復議南征(照應前文東吳求救事此馬超救之而實龐德救之也)遂喚曹洪徐晃分付先帶一萬人馬替鍾繇緊守潼關如十日內失了關隘皆斬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我統大軍隨後便至二人領了將令星夜便行曹仁諫曰洪性躁誠恐誤事(預為失潼關伏筆)操曰你與我押送糧草便隨後接應却說曹洪徐晃到潼關替鍾繇堅守關隘並不出戰馬超領軍來關下把曹操三代辱罵(又一陳琳)曹洪大怒要提兵下關厮殺徐晃諫曰此是馬超要激將軍厮殺切不可與戰待丞相大軍來必有主畫馬超軍日夜輪流來罵(陳琳罵操以筆馬超罵操以口筆止一筆口有萬口)曹洪只要厮殺徐晃苦苦擋住至第九日在關上看時西涼軍都棄馬在於關前草地上坐多半困乏就於地上睡臥(誘敵之計)曹洪便教備馬點起三千兵殺下關來西涼兵

棄馬抛戈而走洪迤邐追趕時徐晃正在關上點視糧車聞曹洪下關廝殺大驚急引兵隨後趕來大叫曹洪回馬忽然背後喊聲大震馬岱引軍殺至（城外見馬岱與城中見龐德皆突如其來寫得有勢）曹洪徐晃急回走時一棒鼓響山背後兩軍截出左是馬超右是龐德混殺一陣曹洪抵當不住折軍大半衝出重圍奔到關上西涼兵隨後趕來洪等棄關而走龐德直追過潼關撞見曹仁軍馬救了曹洪等一軍馬超接應龐德上關曹洪失了潼關奔見曹操操曰與你十日限如何九日失了潼關洪曰西涼軍兵百般辱罵因見彼軍懈怠乘勢趕去不想中賊奸計操曰洪年幼躁暴徐晃你須曉事晃曰累諫不從當日晃在關上點糧草比及知道小將軍已下關了晃恐有失連忙趕去已中賊奸計矣操大怒喝斬曹洪（忘卻當可無洪不可無公之時耶）眾官告免曹洪服罪而退操進兵直抵潼關曹仁曰可先下定寨柵然後打關未遲操令砍伐樹木起立排柵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操自居中寨次日操引三寨大小將校殺奔關隘前去正遇西涼軍馬兩邊各布陣勢操出馬於門旗下看西涼之兵人人勇健箇箇英雄又見馬超生得面如敷粉唇若抹硃腰細膀寬聲雄力猛白袍銀鎧手執長鎗立馬陣前（借曹操眼中極寫馬超）上首龐德下首馬岱操暗暗稱奇自縱馬謂超曰汝乃漢朝名將子孫何故背反耶超咬牙切齒大罵操賊欺君罔上罪不容誅害我父弟不共戴天之仇吾當活捉生啖汝肉（前是背後罵此是當面罵只此數字抵得一篇檄文語）說罷挺槍直殺過來曹操背後于禁出迎兩馬交戰鬬到八九合

于禁郎走。張郃出迎。戰二十合。亦敗走。李通出迎。超奮威交戰。數合之中。一槍刺李通於馬下。超把槍往後一招。西涼兵一齊衝殺過來。操兵大敗。西涼兵來得勢猛。左右將佐皆抵當不住。馬超龐德馬岱引百餘騎直入中軍來捉曹操。操在亂軍中。只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即脫下紅袍。（暢絕快絕。馬超掛孝。曹操何敢穿紅。操之去紅。只算替馬騰帶孝）又聽得大叫長髯者是曹操。操驚慌掣所佩劍斷其髯。（袁紹入宮時鬍子大得便宜。馬超追操時鬍子又極受累）軍中有人將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馬超。超遂令人叫拏短髯者是曹操。操聞知。即扯旗角包頸而逃。（暢絕妙絕。關公囊長髯。曹操包短髯。若云裹頭的是曹操。則將斷其頭乎）後人有詩曰。

潼關戰敗望風逃。孟德愴惶脫錦袍。劍割髭髯應喪膽。馬超聲價蓋天高。

曹操正走之間。背後一騎趕來。回頭視之。正是馬超。（嚇殺）操大驚。左右將校見超趕來。各自逃命。只撇下曹操。超厲聲大叫曰。曹操休走。操驚得馬鞭墜地。看看趕上。馬超從後使槍搠來。操遶樹而走。超一槍搠在樹上。急拔下時。操已走遠。（或曰惡人不死天之道也。予曰此非天道特天數耳）超縱馬趕來。山坡邊轉過一將。大叫勿傷吾主。曹洪在此。輪刀縱馬攔住馬超。操得得命走脫。（與滎陽救操彷彿相似）洪與馬超戰到四五十合。漸漸刀法散亂。氣力不加。夏侯淵引數十騎隨到。馬超獨自一人。恐被所算。乃撥馬而回。夏侯淵也不來趕。曹操回寨。却得曹仁死據定了寨柵。因此不曾多折軍馬。操入帳歎曰。吾若殺了曹洪。今日必死於馬超之手也。（不是寫曹洪。是寫馬超）遂喚曹洪重加賞賜。收拾敗軍。堅守寨柵。深溝高壘。不許出戰。

超每日引兵來寨前辱罵搦戰操傳令教軍士堅守如亂動者斬諸將曰西涼之兵盡使長槍當選弓弩迎之操曰戰與不戰皆在於我非在戰也賊雖有長槍安能便刺諸公但堅壁觀之賊自退矣諸將皆私相議曰丞相自來征戰一身當先今敗於馬超何如此之弱也（弱得作怪）過了幾日細作報來馬超又添二萬生力兵來助戰乃是羌人部落操聞知大喜（喜得作怪）諸將曰馬超添兵丞相反喜何也操曰待吾勝了卻對汝等說三日後有報關上又添軍馬操又大喜就於帳中設宴作賀（賀得作怪）諸將皆暗笑操曰諸公笑我無破馬超之謀公等有何良策徐晃進曰今丞相盛兵在此賊亦全部現屯關上此去河西必無准備若得一軍暗渡蒲坂津先截賊歸路丞相逕發河北擊之賊兩不相應勢必危矣（前因曹操分兵故韓與馬亦分兵分則易間也）操曰公明之言正合吾意便教徐晃引精兵四千和朱靈同去逕襲河西伏於山谷之中待我渡河北同時擊之徐晃朱靈領命先引四千軍暗暗去了操下令先教曹洪於蒲坂津安排船筏留曹仁守寨操自領兵渡渭河早有細作報知馬超超曰今操不攻潼關而使人準備船筏欲渡河北必將遏吾之後也吾當引一軍沿河拒住北岸操兵不得渡不消二十日河東糧盡操兵必亂卻循河南而擊之操可擒矣（長江不可渡渭河亦幾不可渡）韓遂曰不必如此豈不聞兵法有云兵半渡可擊待操兵渡至一半汝卻於南岸擊之操兵皆死於河內矣（不死於陸而死於水其不死者天也）超曰叔父之言甚善即使人探聽曹操幾時渡河卻說曹操整兵已畢分三停軍前

渡渭河比及人馬到河内時日光初起操先發精兵渡過北岸開創營寨操自引親隨護衛軍將百人按劍坐於南岸看軍渡河忽然人報後邊白袍將軍到了。(白虎來臨騰蛇發動)衆皆認得是馬超一擁下船河邊軍爭上船者。聲喧不止操猶坐而不動按劍指約休閙(只顧其前不顧其後烏巢燒糧時亦用此法)只聽得人喊馬嘶。蜂擁而來。船上一將躍身上岸呼曰賊至矣。請丞相下船操視之乃許褚也。操口内猶言賊至何妨回頭視之馬超已離不到百餘步(驚殺)許褚拖操下船時船已離岸一丈有餘。褚負操一躍上船隨行將士。盡皆下水。扳住船邊爭欲上船逃命。船小將翻褚掣刀亂砍船傍手盡折倒於水中。(舟中之指可掬)急將船望下水棹去許褚立於稍上忙用木篙撑之操伏在許褚脚邊。(許褚爲曹操手下將曹操反爲許褚脚下人)馬超趕到河岸見船已流在半河遂拈弓搭箭喝令驍將遶河射之。矢如雨急褚恐傷曹操以左手舉馬鞍遮之(操無洪則死於陸無褚則死於水其不死者天也)馬超箭不虚發。船上駕舟之人。應弦落水。船中數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撑不定於急水中旋轉許褚獨奮神威。將兩腿夾舵搖撼一手使篙撑船一手舉鞍遮護曹操(以旗包頭以鞍遮身不謂馳驅疆場却有如此用法)時有渭南縣令丁斐。在南山之上。見馬超追操甚急恐傷操命。遂將寨内牛隻馬匹盡驅於外。漫山遍野皆是牛馬。西涼兵見之。都回身爭取牛馬無心追趕曹操因此得脫。(曹操不死虧了樹虧了旗虧了鞍又虧了牛馬○虧了放牛救了水中一老牛虧了放馬退了岸上一怒馬)方到北岸便把船筏鑿沉諸將聽得曹操在河中逃難急來救時操已登岸。許褚身被重鎧箭皆嵌在甲上。衆將保操至野寨中皆拜於地而問安操大

笑曰我今日幾為小賊所困（無敗必笑奸雄故態）褚曰若非有人縱馬放牛以誘賊賊必努力渡河矣操問曰誘賊者誰也有知者答曰渭南縣令丁斐也少頃斐入見操謝曰若非公之良謀則吾被賊所擒矣遂命為典軍校尉斐曰賊雖暫去明日必復來須以良策拒之操曰吾已准備了也遂喚諸將各分頭循河築起甬道暫為寨脚賊若來時陳兵於甬道外內虛立旌旗以為疑兵更沿河掘下壕塹虛立柵蓋河南以兵誘之賊急來必陷賊陷便可擒矣（但為自守之計是示之以弱）却說馬超回見韓遂說幾乎捉住曹操有一將奮勇負操下船去了不知何人遂曰吾聞曹操選極壯之人為帳前侍衛名曰虎衛軍以驍將典韋許褚領之（寫許褚并提起典韋照應擊張繡時事）典韋已死今救曹操者必許褚也此人勇力過人人皆稱為虎癡如遇之不可輕敵超曰吾亦聞其名久矣遂曰今操渡河將襲我後可速攻之不可令他創立營寨急難剿除超曰以姪愚意還只拒住北岸使彼不得渡河乃為上策遂曰賢姪守寨吾引軍循河戰操若何超曰令龐德為先鋒跟叔父前去於是韓遂與龐德將兵五萬直奔河南操令眾將於甬道兩旁誘之龐德先引鐵騎千餘衝突而來喊聲起處人馬俱落於陷馬坑內龐德踴身一跳躍出土坑立於平地立殺數人步行砍出重圍（寫龐德聲勢為後文戰關公伏筆）韓遂已被困在垓心龐德步行救之正遇着曹仁部將曹永被龐德一刀砍於馬下奪其馬殺開一條血路救出韓遂投東南而走（龐德失馬奪馬許褚跳船撐船其勇相似）背後曹兵趕來馬超引軍接應殺敗曹兵復救出大半軍

馬戰至日暮方回計點人馬折了將佐程銀張横陷坑中死者二百餘人（韓遂八將折了一人）超與韓遂商議若遷延日久操於河北立了營寨難以退敵不若乘今夜引輕騎去劫野營遂曰須分兵前後相救於是超自為前部令龐德馬岱為後應當夜便行却說曹操收兵屯渭北喚諸將曰賊欺我未立寨柵必來劫野營可四散伏兵虛其中軍號礮響時伏兵盡起一鼓可擒也（超遂之謀早為老賊所覺）衆將依令伏兵已畢當夜馬超却先使成宜引三十騎往前哨探成宜見無人馬逕入中軍操軍見西涼兵到遂放號礮四面伏兵皆出只圍得三十騎成宜被夏侯淵所殺（韓遂八將中又折一人）馬超却自背後與龐德馬岱兵分三路蜂擁而來正是

縱有伏兵能候敵　怎當健將共爭先

未知勝負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鬬馬超　曹操抹書間韓遂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馬超者蜀中五虎將之一也此卷於其未入蜀之時先寫馬超之勇而將寫馬超之勇先寫許褚之勇寫許褚正以寫馬超也然許褚但矜其勇而馬超鬬之亦不過以勇鬬勇耳馬騰之輕入虎口固為忠有餘而智不足馬超之徒恃虎威其亦勇有餘而謀未足與

兵法有妙於用間者勝一人難勝兩人易以一人不可間而兩人則可間也聚兩人於一處而勝之難分兩人於兩處而勝之易以兩人之聚不可間而兩人之分則可間也然而間之則非一術矣有馬上之語而書中之字可疑有書中之字而馬上之語愈可疑間之則又非無端矣斬使之前操先有書有前之書而後之書可疑割地之時遂亦有書有我之書而彼之書亦可疑操之所以疑超者蓋深得兵家間法之妙云

周瑜之愚蔣幹妙在黑夜曹操之間韓遂又妙在白日愚蔣幹之書妙在明白間韓遂之書又妙在糊塗周瑜帳前之語妙在說極要緊話曹操馬上之語又妙在說極沒要緊話騙法不同愈出愈妙寫來好看殺人

天下豈有兩陣對圓而但敘寒溫無一語及軍事者又豈有遣使送書精密如曹

操而誤封草稿者此明係反間之計而韓遂不知乃含糊以對馬超馬超安得不怒乎然則馬超之疑雖有曹操之智足以使之而亦韓遂之愚有以成之耳馬超斷韓遂之手猶自斷其手也韓遂因馬超之疑而欲圖馬超亦猶自斷其手也兩人之相救當如左右手而乃自相矛盾使曹操拱手而享其利袖手而觀其敗豈不深可惜哉

孫權之兵事决於大都督劉備之兵事决於軍師而惟曹操則自攬其權而獨運其謀雖有衆謀士以贊之而裁斷出諸臣之上又非劉備孫權比也觀其每運一計其始必為衆將之所未知其後乃為衆將之所嘆服唐太宗題其墓曰一將之智有餘良然良然

操每見西涼之添兵而大喜蓋以兵多則糧不能繼一可喜也兵多則心不能一二可喜也烏巢之戰以少而勝赤壁之戰以多而敗操之料人亦以己之得失料之而已

張角之以左道惑衆已隔五十餘回矣此卷忽有一左道之張魯以配之角有兄弟三人魯則有父子祖孫三世角有太平道人大賢良師之名魯則有師君祭酒鬼卒之號何其不謀而相類也蓋劉備之將聚桃園則以黄巾為之始而劉備之將入西蜀則以張魯為之端是一部大書前後關合處

却說當夜兩兵混戰直到天明各自收兵馬超屯兵渭口日夜分兵前後攻擊曹操在渭河內將船筏鎖練作浮橋三條接連南岸曹仁引軍夾河立寨將糧草車輛穿連以為屏障馬超聞之教軍士各挾草一束帶着火種與韓遂引軍併力殺到寨前堆積草把放起烈火（前有赤壁之燒後有渭河之燒大火之後又有小火）操兵抵敵不住棄寨而走車乘浮橋盡被燒毀西涼兵大勝截住渭河曹操立不起營寨心中憂懼荀攸曰可取渭河沙土築起土城可以堅守操撥三萬軍擔土築城馬超又差龐德馬岱各引五百馬軍往來衝突更兼沙土不實築起便倒操無計可施時當九月盡天氣暴冷彤雲密布連日不開（妙有閒筆點次時序）曹操在寨中納悶忽人報曰有一老人來見丞相欲陳說方略操請入見其人鶴骨松姿形貌蒼古問之乃京兆人也隱居終南山姓婁字子伯道號夢梅居士操以客禮待之子伯曰丞相欲跨渭安營久矣今何不乘時築之操曰沙土之地築壘不成隱士有何良策賜教子伯曰丞相用兵如神豈不知天時乎連日陰雨布合朔風一起必大凍矣（前攻冀州之時有老吏陳說星象今戰渭橋之日又有老叟陳說天時前後遙遙相對）風起之後驅軍士運土潑水比及天明土城已就操大悟厚賞子伯子伯不受而去（不受金帛高則高矣但不明順逆有愧隱士之名從四皓助呂不得為安劉今夢梅助曹豈得為安漢乎）是夜北風大作操盡驅兵士擔土潑水為無盛水之具作縑囊盛水澆之隨築隨凍比及天明沙土凍緊土城已築完（超之劫寨恃有火攻操之築城賴有水助）細作報知馬超超領兵觀之大驚疑有有神助次日集大軍鳴鼓而進操自乘馬出營止有許褚一人隨後操揚鞭大呼曰

孟德單騎至此請馬超出來答話超乘馬挺槍而出操曰汝欺我營寨不成今一夜天使築就汝何不早降（老賊妄稱天命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馬超大怒意欲突前擒之見操背後一人圓睁怪眼手提鋼刀勒馬而立（極寫許褚英勇以襯馬超之英勇）超疑是許褚乃揚鞭問曰聞汝軍中有虎侯安在哉許褚提刀大叫曰吾即譙郡許褚也目射神光威風抖擻超不敢動乃勒馬回（前營眾虎而回今見一虎而退）操亦引許褚回寨兩軍觀之無不駭然操謂諸將曰賊亦知仲康乃虎侯也自此軍中皆稱褚為虎侯（百忙中夾註一筆）許褚曰某來日必擒馬超操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褚曰某誓與死戰即使人下戰書說虎侯單搦馬超來日決戰超接書大怒曰何敢如此相欺耶即批次日誓殺虎痴（褚一虎也超亦一虎也虎超豈畏虎褚）次日兩軍出營布成陣勢超分龐德為左翼馬岱為右翼韓遂押中軍超挺槍縱馬立於陣前高叫虎痴快出曹操在門旗下回顧眾將曰馬超不減呂布之勇（此語是激許褚）言未絕許褚拍馬舞刀而出馬超挺槍接戰鬬了一百餘合勝負不分馬匹困乏各回軍中換了馬匹又出陣前又鬬一百餘合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回陣中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極寫許褚正是極寫馬超○曹操棄袍許褚棄甲棄甲亦算輸矣）兩軍大駭兩个又鬬到三十餘合褚奮威舉刀便砍馬超超閃過一槍望褚心窩刺來褚棄刀將槍挾住兩个在馬上奪槍許褚力大一聲響拗斷槍桿各拏半節在馬上亂打（以廝殺始以廝打終一笑）操恐褚有失遂令夏侯淵曹洪兩將齊出夾攻龐德馬岱見操將齊出麾兩翼鐵騎橫衝直撞混殺將來操兵大亂許褚臂

中兩箭（諱叫汝赤膊）諸將慌退入寨。馬超直殺到河邊。操兵折傷大半。（未行反間之前操軍屢敗可見將在謀而不在勇也）操令堅閉休出。馬超回至渭口。謂韓遂曰。吾見惡戰者莫如許褚。真虎痴也。却說曹操料馬超可以計破。乃密令徐晃朱靈盡渡河西結營。前後夾攻。一日操於城上見馬超引數百騎直臨寨前。往來如飛。操觀良久。擲兜鍪於地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伍員不死楚不得安曹操其有鞭墓之懼乎）夏侯淵聽了。心中氣忿。厲聲曰。吾甯死於此地。誓滅馬賊。遂引本部千餘人大開寨門。直趕去。操急止不住。恐其有失。慌自上馬前來接應。馬超見曹兵至。乃將前軍作後隊。後隊作先鋒。一字兒排開。夏侯淵到。馬超接住廝殺。超於亂軍中遙見曹操。就撇了夏侯淵。直取曹操。（寫馬超志在報讎不但是勇實見其孝）操大驚。撥馬而走。曹兵大亂。正追之際。忽報操有一軍已在河西下了營寨。超大驚。無心追趕。急收軍回寨。與韓遂商議。言操兵乘虛已渡河西。吾軍前後受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曰。不如割地議和。兩家且各罷兵。捱過冬天。到春煖別作計議。韓遂曰。李堪之言最善。可從之。超猶豫未決。（馬超不欲和而韓遂欲和即此便為下文生疑張本）楊秋侯選皆勸求和。於是韓遂遣楊秋為使。直往操寨下書。言割地請和之事。（曹操反間之書未來韓遂求和之書先至）操曰。汝且回寨。吾來日使人回報。楊秋辭去。賈詡入見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曰。公所見若何。詡曰。兵不厭詐。可偽許之。然後用反間計。令韓馬相疑。則一鼓可破也。（賈詡前為李傕策馬騰今為曹操策馬超始終助逆雖智謀不足取也）操撫掌大笑曰。天下高見多有相合。文和之謀。正吾心中之事也。於是遣人回書。言待我徐徐退兵。還汝河西之地。一

面教搭起浮橋。作退軍之意。馬超得書。謂韓遂曰。曹操雖然許和。奸雄難測。倘不准備。反受其制。超與叔父輪流調兵。今日叔向操。超向徐晃。明日超向操。叔向徐晃。分頭隄備。以防其詐。（兩下分開。反間之計使可從此而入）韓遂依計而行。早有人報知曹操。操顧賈詡曰。吾事濟矣。問來日是誰合向我這邊。人報曰。韓遂。次日操引衆將出營。左右圍繞。操獨顯一騎於中央。韓遂部卒。多有不識操者。出陣觀看。（想是要看矮胖子）操高叫曰。汝諸軍欲觀曹公耶。吾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謀耳。（割鬚裹頸之時。惟恐被人認識。今却出面示人。好生大膽。○兩目一口。只是髭鬚割去幾根耳。一笑）諸軍皆有懼色。操使人過陣謂韓遂曰。丞相謹請韓將軍會話。韓遂即出陣。見操並無甲仗。亦棄衣甲。輕服匹馬而出。二人馬頭相交。各按轡對語。操曰。吾與將軍之父。同舉孝廉。吾嘗以叔事之。吾亦與公同登仕路。不覺有年矣。（對陣之時。忽叙年家）將軍今年妙齡幾何。（既叙寒溫。又叙年齒）（全篇是對陣時語。是極沒要緊話。却是極要緊處）韓遂答曰。四十歲矣。操曰。往日在京師。皆青春年少。何期又中旬矣。安得天下清平。共樂耶。（多時不見。髭鬚滿面。今失去髭鬚。當有今昔之感）只把舊事細說。並不提起軍情。（奸極妙極）說罷大笑。相談有一個時辰。方回馬而別。（奸極妙極）各自歸寨。早有人將此事報知馬超。超慌來問韓遂曰。今日曹操陣前所言何事。遂曰。只訴京師舊事耳。超曰。安得不言軍務乎。遂曰。曹操不言。吾何獨言之。超心甚疑。不言而退。（在曹操算中）却說曹操回寨。謂賈詡曰。公知吾陣前對語之意否。詡曰。此意雖妙。尚未足間二人。某有一策。可令韓馬自相讎殺。操問其計。賈詡曰。馬超乃一勇夫。不識機密。丞相親筆作一書。單與韓遂。中間朦朧字

樣於要害處自行塗抹改易然後封送與韓遂故意使馬超知之超必索書來看若看見上面要緊去處盡皆改抹只猜是韓遂恐超知甚機密事自行改抹正合着單騎會語之疑疑則必生亂我更暗結韓遂部下諸將使互相離間超可圖矣（一疑猶不足繼之以書中有塗抹則疑語中亦必有隱諱矣因前疑後因後疑前真是絶妙疑兵之計）操曰此計甚妙隨寫書一封將緊要處盡皆改抹然後實封故意多遣從人送過寨去（多遣從人正欲使馬超知之）下了書自回果然有人報知馬超超心愈疑逕來韓遂處索書看韓遂將書與超超見上面有改抹字樣問遂曰書上如何都改抹糊塗遂曰原書如此不知何故超曰豈有以草稿送與人耶必是叔父怕我知了詳細先改抹了（俱在賈詡算中）遂曰莫非曹操錯將草稿誤封來了（韓遂空函曹操答稿皆咄咄怪事）超曰吾又不信曹操是精細之人豈有差錯吾與叔父併力殺賊奈何忽生異心遂曰汝若不信吾心來日吾在陣前賺操說話汝從陣內突出一槍刺殺便了（讀至此方為曹操寒心）超曰若如此方見叔父真心兩人約定次日韓遂引侯選李堪梁興馬玩楊秋五將出陣馬超藏在門影裏韓遂使人到操寨前高叫韓將軍請丞相攀話操乃令曹洪引數十騎逕出陣前與韓遂相見馬離數步洪馬上欠身言曰夜來丞相致意將軍之言切莫有悞言訖便回馬（對語之後繼之以可疑之書送書之後又繼之以可疑之語前既自出後喚他人奸雄機智真不可及）超聽得大怒挺槍驟馬便刺韓遂五將攔住勸解回寨遂曰賢姪休疑我無歹心馬超那裏肯信恨怨而去韓遂與五將商議曰這事如何解釋楊秋曰馬超倚仗武勇常有陵主公之心便勝得曹操怎肯相

讓以某愚見不如暗投曹公他日不失封侯之位（弄假成真俱在曹操計算中）遂曰吾與馬騰向曾結為兄弟安忍背之楊秋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遂曰誰可以通消息楊秋曰某願往遂乃寫一密書遣楊秋來操寨說投降之事（假書換得真書曹操大得便宜）操大喜許封韓遂為西涼侯楊秋為西涼太守其餘皆有官爵約定放火為號共謀馬超楊秋拜辭回見韓遂備言其事約應今夜放火裏應外合遂大喜就令軍士於中軍帳後堆積乾柴五將各懸刀劍聽候韓遂商議欲設宴賺請馬超就席圖之猶豫未決不想馬超早已探知備細便帶親隨數人仗劍先行令龐德馬岱為後應超潛步入韓遂帳中只見五將與韓遂密語只聽得楊秋口中說道事不宜遲可速行之（蔣幹在周瑜帳中所聽之說是虛今馬超在韓遂帳前所聽之語是實一實一虛前後遙遙相應）超大怒揮劍直入大喝曰羣賊焉敢謀害我眾皆大驚超一劍望韓遂面門剁去遂慌以手迎之左手已被砍落（韓遂手痛不是馬超手辣只緣曹操手毒耳）五將揮刀齊出超縱步出帳外五將圍繞混殺超獨揮寶劍力敵五將劍光明處鮮血濺飛砍翻馬玩剁倒梁興（五將中又去其二）三將各自逃生超復入帳中殺韓遂時已被左右救去帳後一把火起各寨兵皆動超連忙上馬龐德馬岱亦至互相混戰超領軍殺出時操兵四至前有許褚後有徐晃左有夏侯淵右有曹洪西涼之兵自相併殺超不見了龐德馬岱乃引百餘騎截於渭橋之上天色微明（方知混殺了一夜）只見李堪引一軍從橋下過超挺槍縱馬逐之李堪拖槍而走恰好于禁從馬超背後趕來禁開弓射馬超超聽得背後弦響急閃過卻射

中前面李堪落馬而死。（三將中又去其一。曹操欲借韓遂殺馬超誰知馬超又借于禁殺李堪為之一笑）超回馬來殺于禁。禁指馬走了。超回橋上駐紮。操兵前後大至。虎衛軍當先。亂箭夾射馬超。超以槍撥之。矢皆紛紛落地。（寫得馬超可畏）超令從騎往來突殺。爭奈曹兵圍裹堅厚。不能衝出。超於橋上大喝一聲。殺入河北。從騎皆被截斷。超獨在陣中衝突。却被暗弩射倒坐下馬。超墮於地上。操軍逼合。正在危急。忽西北上一彪軍殺來。乃龐德馬岱也。（此是絕處逢生）二人救了馬超。將軍中戰馬與超騎了。翻身殺條血路。望西北而走。曹操聞馬超走脫。傳令諸將。無分曉夜。務要趕到馬兒。如得首級者。賞千金。封萬戶侯。生獲者封大將軍。（與前追劉備州府彷彿相似）衆將得令。各要爭功。迤邐追襲。馬超顧不得人馬困乏。只顧奔走。從騎漸漸皆散。步兵走不上者。多被擒去。止剩得三十餘騎。與龐德馬岱望隴西臨洮而去。（以上接下馬超以下專敘曹操）曹操親自追至安定。知馬超去遠。方收兵回長安。衆將畢集。韓遂已無左手。做了殘疾之人。（韓遂無手）（曹操無鬚同病相憐為之一笑）曹操就於長安歇馬。授韓遂西涼侯之職。楊秋侯選皆封列侯。令守渭口。（五將止剩其二）下令班師回許都。涼州參軍楊阜字義山。逕來長安見操。操問之。楊阜曰。馬超有呂布之勇。深得羌人之心。今丞相若不乘勢剿絕。他日養成氣力。隴上諸郡非復國家之有也。望丞相且休回兵。（為後文馬超奪隴西張本）操曰。吾本欲留兵征之。奈中原多事。南方未定。不可久留。君當為孤保之。阜領諾。又保薦韋康為涼州刺史。同領兵屯冀城。以防馬超。（為後文楊阜破馬超張本）阜臨行請於操曰。長安必留重兵。以為後援。操曰。吾已定下。汝但放心

卑辭而去。眾將皆問曰。初賊據潼關。渭北道缺。丞相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遷延日久。而後北渡立營固守。何也。（老賊用兵每為諸將所不識）操曰。初賊守潼關。若吾初到便取河東。賊必以各寨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矣。吾故盛兵皆聚於潼關前。使賊盡南守。而河西不准備。故徐晃朱靈得渡也。吾然後引兵北渡。連車樹柵為甬道。築土城。欲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准備。吾乃巧用反間。蓄士卒之力。一旦擊破之。正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荀彧謂操用兵如神信然）眾將又請問曰。丞相每聞賊加兵添眾。則有喜色。何也。操曰。關中邊遠。若羣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復。今皆來聚一處。其眾雖多。人心不一。易於離間。一舉可滅。吾故喜也。（孟德新書雖不傳。只此一段可當新書一則）眾將拜曰。丞相神謀。眾不及也。操曰。亦賴汝眾文武之力。遂重賞諸軍。留夏侯淵屯兵長安。所得降兵。分撥各部。夏侯淵保舉馮翊高陵人。姓張名既。字德容。為京兆尹。與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都。獻帝排鑾駕出郭迎接。（明明是迎賊非迎討賊之人）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漢相蕭何故事。自此威震中外。（以上按下曹操以下接入張魯）這消息報入漢中。早驚動了漢寧太守張魯。原來張魯乃沛國豐人。其祖張陵在西川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人。人皆敬之。陵死之後。其子張衡行之。百姓但有學道者。助米五斗。世號米賊。（綽號妙絕）張衡死。張魯行之。（張角與張魯一个橫叙三人一个豎傳三世一橫一豎前後遙遙相對）魯在漢中。自號為師君。（稱得奇絕）其來學道者。皆號為鬼卒。（稱謂奇絕）為首者號為祭酒。（愈出愈奇）領眾多者號為治頭大祭酒。（愈出愈奇）務以誠信為主。不許欺

詐如有病者卽設壇使病人居於靜室之中自思己過當面陳首然後為之祈禱以祈禱之事者號為監令祭酒（愈出愈奇）祈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文三通名為三官手書一通焚於山頂以奏天一通埋於地以奏地一通沉於水底以申水官（天公地公人公與天官地官水官前後又遙遙相對）如此之後但病痊可將米五斗為謝（今之僧道替人家作好事每以鋪燈鎮壇騙人米粟不若米賊之猶為老實也）又蓋義舍舍內飯米柴火肉食齊備許過往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受天誅（天口怕不管此等閒事）境內有犯法者必恕三次不改者然後施刑所在並無官長盡屬祭酒所管如此雄據漢中之地已三十年國家以為地遠不能征伐就命魯為鎮南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進貢而已（張角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今張魯在漢中亦別有一天）當年聞操破西涼之眾威震天下乃聚眾商議曰西涼馬騰遭戮馬超新敗曹操必將侵我漢中我欲自稱漢寧王（何不竟稱漢中大師君大祭酒）督兵拒曹操諸軍以為何如閻圃曰漢川之民戶口十萬餘眾財富糧足四面險固今馬超新敗西涼之民從子午谷奔入漢中者不下數萬愚意益州劉璋昏弱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為本然後稱王未遲張魯大喜遂與弟張衛商議起兵（以上又按下張魯以下提入劉璋○張角有弟張魯亦有弟）早有細作報入川中卻說益州劉璋字季玉卽劉焉之子漢魯恭王之後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因居於此後焉官至益州牧興平元年患病疽而死（第一卷中便以劉焉作引至此方纔敘明來歷遙應前文）益州太守趙韙等共保劉璋為益州牧璋曾殺張魯母及弟因此有讐（劉表與孫權有讐劉璋與張魯有讐彼此遙遙相對張魯劉璋在曹操青梅煮酒之時劉備已說出兩人名字至此方纔敘明來歷亦遙應前文）璋使龐羲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時龐羲探知張魯欲興兵取川急報知劉璋璋平生懦弱聞得此信心中大憂急聚衆官商議忽一人昂然而出曰主公放心某雖不才憑三寸不爛之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覷西川正是

只因蜀地謀臣進　致引荆州豪傑來　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脩　龐士元議取西蜀

孟德新書或有以其不傳爲可惜者不知兵不在書即使其書傳而書中之意豈書之所能傳乎得其書而化之雖舊亦新執其書而泥之雖新亦舊得其書中之意則無以書爲也不得其書中之意則又何以書爲也夫善兵者不言兵曹操有書而孔明無書是以曹操之用兵不及孔明云

張松暗暗把一西川欲送與曹操曹操却白白把一西川讓與玄德玄德以謙得之曹操以驕失之也許攸押侮曹操而操獨能忍者當未破袁紹之時故氣抑而善下張松押侮曹操而操不能忍者以既破馬超之後故志滿而易驕耳

文有隱而愈現者張松之至荆州凡子龍雲長接待之禮與玄德對答之言明係孔明所教篇中只寫子龍只寫雲長只寫玄德更不敘孔明如何打點如何指使而令讀者心頭眼底處處有一孔明在焉真神妙之筆

孔明深欲爲玄德取西川又明知張松此來是賣西川却教玄德只做不知憑他

挑撥並不提起直待張松忍耐不住自吐衷曲最似今之巧於貿易者極欲買是物偏故作不欲買之狀直待賣者求售然後取之寫來真是好看西川畫圖一幅孔明在草廬時已曾取以示玄德何待張松而後見之曰孔明之圖不過形勢之大略也張松之圖必其險要曲折之詳備者也大略雖已可見而至於何處可以屯糧何處可以伏兵不有張松安能知其詳哉況將入一險峻之西川則必有人馬為之先容為之內應是其得松又不專在於得圖耳

玄德迎張松之計孔明教之而取西川之謀則龐統主之何也蓋孔明欲以守荊州之責自任而特以取川之事委之龐統也以荊州當吳魏之衝茍我方入川而吳魏乘虛來襲將奈之何故劉璋之使不來則西川不可入荊州之守不重則西川亦不可入

當劉表之迎劉備也忌之者蔡瑁一小人耳至於劉璋欲迎而黃權拏之李恢爭之劉巴爭之王累又以死爭之此數人者皆君子也未得孔明之前則一小人之忌幾為其所中兼得龐統之後則衆君子之爭曾不以為憂得士者昌於茲益信

却說那進計於劉璋者乃益州別駕姓張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額钁頭尖鼻偃齒露身短不滿五尺言語有若銅鐘（龐統貌陋張松亦貌陋可見以貌取人者不可以相天下士）劉璋問曰別駕有何高見可解張魯之危松曰某聞許都曹操掃蕩中原呂布二袁皆為所滅近又破馬超天下

無敵矣主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都說曹操興兵取漢中以圖張魯則魯拒敵不暇何敢復窺蜀中耶（張松有得曹操中意誰知後來却是不然）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為進獻之物遣張松為使松乃暗畫西川地理圖本藏之（畫圖為記此永年張舖出賣西川不悞主顧）帶從人數騎取路赴許都早有人報入荊州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探消息（有此一句暗為下文伏線）却說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住定每日去相府伺候求見曹操原來曹操自破馬超回傲睨得志每日飲宴無事少出國政皆在相府商議張松候了三日方得通姓名左右近侍先要賄賂却纔引入（此蘇秦所謂因鬼見帝者也狀走謁大人者往往如此豈獨曹操為然哉）操坐於堂上松拜畢操問曰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也松曰為路途艱難賊寇竊發不能通達操叱曰吾掃清中原有何盜賊（好言太平而惡言盜賊者秦之趙高宋之賈似道則然不謂曹操亦作此語）松曰南有孫權北有張魯西有劉備至少者亦帶甲十餘萬豈得謂太平耶（搶白得好）操先見張松人物猥瑣五分不喜又聞語言衝撞遂拂袖而起轉入後堂（寫操不以貌隨輕龐統獨以貌隨輕張松何也蓋龐統訣之而張松觸之也）左右責松曰汝為使命何不知禮一味衝撞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面不見罪汝可急急回去松笑曰吾川中無諂佞之人也（其身雖短其言則長）忽階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會諂佞吾中原豈有諂佞者乎松觀其人單眉細眼貌白神清（一俊一醜相形好看）問其姓名乃太尉楊彪之子楊修字德祖現為丞相門下掌庫主簿此人博學能言智識過人松知修是個舌辯之士有心難之修亦自恃其才小覷天下之士當時見張松言語譏諷遂邀出外面書院中分賓主而坐謂松曰蜀道崎嶇遠來勞苦松曰奉

主之命。雖赴湯蹈火。弗敢辭也。修問蜀中風土如何。松曰。蜀為西郡。古號益州。路有錦江之險。地連劍閣之雄。回環二百八程。縱橫三萬餘里。雞鳴犬吠相聞。市井閭閻不斷。田肥地美。歲無水旱之憂。國富民豐。時有管絃之樂。所産之物。阜如山積。天下莫可及也。（張松口中誇示之語亦抵得一幅畫圖）修又問曰。蜀中人物如何。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伏波之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隱。九流三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勝計。豈能盡數。（既誇地靈又誇人傑）修又問曰。方今劉季玉手下。如公者。還有幾人。松曰。文武全才。智勇足備。忠義慷慨之士。動以百數。如松不才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記。（既誇先賢又誇時俊）修曰。公近居何職。松曰。濫充別駕之任。甚不稱職。敢問公為朝廷何官。修曰。現為丞相府主簿。松曰。久聞公世代簪纓。何不立於廟堂。輔佐天子。乃區區作相府門下一吏乎。（孔融稱楊彪世世清德而其子乃為曹操所用但操曾執辱楊彪而修曾不以為嫌宜其為松笑耳）楊修聞言。滿面羞慚。強顏而答曰。某雖居下寮。丞相委以軍政錢糧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誨。極有開發。故就此職耳。（不曰附操之勢而曰服操之才亦是勉強支吾之語）松笑曰。松聞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達孫吳之機。專務強霸而居大位。安能有所教誨。以開發明公耶。（既笑楊修又笑曹操妙甚惡甚）修曰。公居邊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試令公觀之。呼左右於篋中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曰孟德新書。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共一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曹操以兵為書張松又以書為兵）松看畢。問曰。公以此為何書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準今。倣孫子十三篇而作。（若倣十三篇便不得謂之新書）公欺丞相無才。此堪以傳後世否。松大笑曰。此書吾

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誦何為新書此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曹丞相盜竊以為己能止好瞞足下耳（今之盜竊他人文字以為己有者恨不令張永年見之）修曰丞相秘藏之書雖已成帙未傳於世公言蜀中小兒暗誦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試誦之遂將孟德新書從頭至尾朗誦一遍並無一字差錯（不是曹操蹈襲他人文却是曹操之文被張松蹈襲去了）修大驚曰公過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

後人有詩讚曰

古怪形容異　清高體貌疎　語傾三峽水　目視十行書

膽量魁西蜀　文章貫太虛　百家并諸子　一覽更無餘

當下張松欲辭回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稟丞相令公面君松謝而退修入見操曰適來丞相何慢張松乎操曰言語不遜吾故慢之修曰丞相尚容一禰衡何不納張松（照應二十三回中事）操曰禰衡文章播於當今故吾不忍殺之松有何能修曰且無論其口似懸河辯才無礙適修以丞相所撰孟德新書示之彼觀一遍即能暗誦如此博聞强記世所罕有松言此書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蜀中小兒皆能熟記操曰莫非古人與我暗合否令扯碎其書燒之（今人文字多有暗合古人者却不肯學曹操之燒之也）修曰此人可使面君教見天朝氣象操曰來日我於西教場點軍汝可先引他來使見我軍容之盛（楊修誇之以文曹操之耀之以武）教他回去傳說吾即日下了江南便來收川修領命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教場操點虎衛雄軍五萬布於教場中果然盔甲鮮明衣袍燦爛金鼓震天戈矛耀日四方八面

各分隊伍旌旗颭彩人馬騰空松斜目視之斜目便有傲睨不屑之意良久操喚松指而示曰汝川中曾見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不曾見此兵革但以仁義治人妙甚恐甚〇文不足以動之而欲以武動之曹操以做一着操變色視之松全無懼意楊修頻以目視松操謂松曰吾視天下鼠輩猶草芥耳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汝知之乎松曰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鬚棄袍於潼關奪船避箭於渭水此皆無敵於天下也當面嘲笑亦大快心關此數語新書卻不暗合古人亦當燒矣操大怒曰豎儒焉敢揭吾短處喝左右推出斬之楊修諫曰松雖可斬奈從蜀道而來入貢若斬之恐失遠人之意操怒氣未息荀彧亦諫操方免其死令亂棒打出有此一翻受侮愈襯下文之應松歸館舍連夜出城收拾回川松自思曰吾本欲獻西川州縣與曹操誰想如此慢人把一个西川亂棒打落了我來時於劉璋之前開了大口今日怏怏空回須被蜀中人所笑吾聞荊州劉玄德仁義遠播久矣不如徑由那條路回試看此人如何我自有主見一个主顧不着只得再尋一个於是乘馬引僕從往荊州界上而來前至郢州界口忽見一隊軍馬約有五百餘騎為首一員大將輕裝軟扮勒馬前問曰來者莫非張別駕乎松曰然也那將慌忙下馬聲喏曰趙雲等候多時明明是孔明調遣妙在不敘出來令讀者自知之松下馬答禮曰莫非常山趙子龍乎雲曰然也某奉主公劉玄德命為大夫遠涉路途鞍馬驅馳特命趙雲聊奉酒食言罷軍士跪奉酒食雲敬進之極其恭敬務與曹操相反松自思曰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客今

果如此。（但在孔明算中）遂與趙雲飲了數杯。上馬同行。來到荊州界首。是日天晚。前到館驛。見驛門外百餘人侍立。擊鼓相接。一將於馬前施禮曰。奉兄長將令。為大夫遠涉風塵。令關某洒掃驛庭。以待歇宿。（又明明是孔明調遣妙在只不敘明令讀者自知之）松下馬。與雲長趙雲同入館舍。講禮敘坐。須臾排上酒食。二人殷勤相勸。（又極其恭敬務與曹操相反）飲至更闌。方始罷席。宿了一宵。次日早膳畢。上馬行不到三五里。只見一簇人馬到。乃是玄德引着伏龍鳳雛。親自來接。遙見張松。早先下馬等候。（非敬張松也敬西川耳）松亦慌忙下馬相見。玄德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恨雲山迢遠。不得聽教。今聞回都。專此相接。倘蒙不棄。到荒州暫歇片時。以敘渴仰之思。實是萬幸。（非請張松實請得一个西川來了）松大喜。遂上馬並轡入城。至府堂上各各施禮。分賓主依次而坐。設宴款待。飲酒間。玄德只說閒話。並不提起西川之事。（孔明教法絕妙）松以言挑之曰。今皇叔守荊州。還有幾郡。孔明曰。荊州乃暫借東吳的。每每使人取討。今我主因是東吳女婿。故權且在此安身。（却用孔明回答他妙甚）松曰。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強國富。猶且不知足耶。龐統曰。吾主漢朝皇叔。反不能占據。兩郡其他皆漢之蟊賊。却都恃強侵占地土。惟智者不平焉。（又換龐統回答妙甚孔明只言玄德無處安身龐統言他人合當相讓一吹一唱大家說着啞謎）玄德曰。二公休言。吾有何德敢多望乎。（龐統不平之語漸漸說得近了却用玄德一語淡開去妙甚）松曰。不然。明公乃漢室宗親。仁義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據州郡。便代正統而居帝位。亦非分外。玄德拱手謝曰。公言太過。備何敢當。（玄德一味謙遜）（只不攏來妙甚）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三日。並不提起州中之事。（三日後還不提起妙甚）松辭去。玄德於十里

長亭設宴送行。玄德舉酒酌松曰。甚荷大夫不棄。留敘三日。今日相別。不知何時再得聽教。（到西川來領教便了）言罷。潸然淚下。（非為張松而淚。為西川而淚也）張松自思。玄德如此寬仁愛士。安可捨之。不如說之。令取西川。乃言曰。松亦思朝暮趨侍。恨未有便耳。松觀荊州東有孫權。常懷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荊州不可居。尚未說出西川來。亦自寬引路）玄德曰。故知如此。但未有安跡之所。（以言鉤之）松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荊襄之眾。長驅西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至此更耐不得。只得和盤托出）玄德曰。備安敢當此。劉益州亦帝室宗親。恩澤布蜀中久矣。他人豈可得而動搖乎。（張松明明說出。已是極力相就矣。妙在玄德又用一語漾了開去）松曰。某非賣主求榮。（賣賣是此四字。偏要先辨白一句。亦自覺口嘗耳）今遇明公。不敢不披瀝肝膽。劉季玉雖有益州之地。稟性暗弱。不能任賢用能。加之張魯在北。時思侵犯。人心離散。思得明主。松此一行。專欲納款於操。何期逆賊恣逞奸雄。傲賢慢士。故特來見明公。（不打自招。盡情說出）明公先取西川為基。然後北圖漢中。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功莫大焉。明公果有取西川之意。松願施犬馬之勞。以為內應。未知鈞意若何。（連日殷勤相待。正為要釣他這幾句話）玄德曰。深感君之厚意。奈劉季玉與備同宗。若攻之。恐天下人唾罵。（又推開一句。妙甚）松曰。大丈夫處世。當努力建功立業。著鞭在先。今若不取。為他人所取。悔之晚矣。（皆是孔明肚裏意中之語。卻偏要從張松口中說出。妙甚）玄德曰。備聞蜀道崎嶇。千山萬水。車不能方軌。馬不能連轡。雖欲取之。用何良策。（此處方纔應承。卻便要釣他這本畫圖出來）松於袖中取出一圖。遞與玄德曰。松感明公盛德。敢獻此圖。便知蜀中道路矣。（孔明用計至此。大事已畢）玄

德略展視之。上面盡寫着地理行程。遠近闊狹。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一一俱載明白。松曰。明公可速圖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正孟達。此二人必能相助。如二人到荊州時。可將心事共議。（又引出兩人來一同做賊）玄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常存。他日事成。必當厚報。松曰。松遇明主。不得不盡情相告。豈敢望報乎。說罷作別。（極似迎賓館中說分上者。直待臨別時方纔一露本意）孔明命雲長等。護送數十里方回。張松回益州。先見友人法正。正字孝直。右扶風郡人也。賢士法真之子。松見正。備說曹操輕賢傲士。只可同憂。不可同樂。吾已將益州許劉皇叔矣。專欲與兄共議。（輕輕將一國竟與人了）法正曰。吾料劉璋無能。已有心見劉皇叔久矣。心相同。又何疑焉。少頃孟達至。達字子慶。與法正同鄉。達入。見正與松密語。達曰。吾已知二公之意。將欲獻益州耶。松曰。是欲如此。兄試猜之。合獻與誰。達曰。非劉玄德不可。三人撫掌大笑。（做買賣歸又合着夥計了）法正謂松曰。兄明日見劉璋。當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為使。可往荊州。（不用法孟二人請往。却用張松薦之妙）二人應允。次日張松見劉璋。璋問幹事若何。松曰。操乃漢賊。欲篡天下。不可為言。彼已有取川之心。（先將取川嚇他）璋曰。似此如之奈何。松曰。松有一謀。使張魯曹操必不敢輕犯西川。（不即說何計。待他自問）璋曰。何計。松曰。荊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仁慈寬厚。有長者風。赤壁鏖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況張魯乎。主公何不遣使結好。使為外援。可以拒曹操張魯矣。（不須玄德自來。却是劉璋去請。可謂善於賣國矣）璋曰。吾亦有此心久矣。誰可為使。松曰。非法正孟達不可往也。璋即召二人入。修書一封。令法正為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領

精兵五千迎玄德入川為援。正商議間，一人自外入，汗流滿面，大叫曰：「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四十一州郡已屬他人矣。」松大驚，視其人，乃西閬中巴人，姓黃名權，字公衡，現為劉璋府下主簿。（黃權後亦從劉備，而此時則忠於劉璋。）璋問曰：「玄德與我同宗，吾故結之為援，汝何出此言？」權曰：「某素知劉備寬以待人，柔能克剛，英雄莫敵；遠得人心，近得民望；兼有諸葛亮、龐統之智謀，關、張、趙雲、黃忠、魏延為羽翼。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劉備豈肯伏低做小？（與郭嘉之度劉表，其語相同。）若以客禮待之，又一國不容二主。今聽臣言，則西蜀有泰山之安；不聽臣言，則主公有纍卵之危矣。張松昨從荊州過，必與劉備同謀。（其言如見。）可先斬張松，後絕劉備，則西川萬幸也。」璋曰：「曹操、張魯到來，何以拒之？」權曰：「不如閉境絕塞，深溝高壘，以待時清。」璋曰：「賊兵犯界，有燃眉之急；若待時清，則是慢計也。」遂不從其言，遣法正行。又一人阻曰：「不可！不可！」璋視之，乃帳前從事官王累也。（韓馥欲招袁紹，而耿武、關純諫之；劉璋欲招玄德，而黃權、王累諫之：前後正復相類。）累頓首言曰：「主公今聽張松之說，自取其禍。」璋曰：「不然。吾結好劉玄德，實欲拒張魯也。」累曰：「張魯犯界，乃癬疥之疾；劉備入川，乃心腹之大患。況劉備世之梟雄，先事曹操，便思謀害；後從孫權，便奪荊州。心術如此，安可同處乎？今若召來，西川休矣。」（王累之言更切於黃權，故其後黃權不死，而王累獨死。）璋叱曰：「再休亂道！玄德是我同宗，他安肯奪我基業？」便教扶二人出。遂命法正便行。法正離益州，逕取荊州，來見玄德。參拜已畢，呈上書信。玄德拆封視之，書曰：

族弟劉璋再拜致書於玄德將軍麾下久伏電天蜀道崎嶇未及齎貢甚切惶愧璋聞吉凶相救患難相扶朋友尚然況宗族乎今張魯在北旦夕興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專人謹奉尺書上乞鈞聽倘念同宗之情全手足之義即日興師勦滅狂寇永為脣齒自有重酬（即以西川酬之）書不盡言專候車騎

玄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酒過數巡玄德屏退左右密謂正曰久仰孝直英名張別駕多談盛德今獲聽教甚慰平生（前張松初來再三推託今日却急於自說矣前後緩急變化不同）法正謝曰蜀中小吏何足道哉蓋聞馬逢伯樂而嘶人遇知己而死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復有意乎（只消將張松語一提不必更說自家話）玄德曰備一身寄客未嘗不傷感而嘆息常思鷦鷯尚存一枝狡兔猶藏三窟何況人乎蜀中豐餘之地非不欲取奈劉季玉係備同宗不忍相圖（既言欲得西川却又假意推託）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今劉季玉不能用賢此業不久必屬他人今日自付與將軍不可錯失豈不聞逐兔先得之說乎將軍欲取某當效死（前得畫圖今又得一鄉導）玄德拱手謝曰尚容商議當日席散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玄德獨坐沉吟龐統進曰事當決而不決者愚人也主公高明何多疑耶玄德問曰以公之意當復何如統曰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今幸張松法正為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如范蠡天以吳賜越之語）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不欲取劉表正是此意）若以

小利而失大義於天下吾不為也龐統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為大國何負於信（此處說封以大國後乃欲襲殺之於涪城何耶）今日不取終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於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西行孔明曰荊州重地必須分兵守之玄德曰吾與龐士元黃忠魏延前往西川軍師可與關雲長張翼德趙子龍守荊州孔明應允（取川之謀惟龐統力勸收川之事又惟龐統任之耳）於是孔明總守荊州關公拒襄陽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領四郡巡江趙雲屯江陵鎮公安玄德令黃忠為前部魏延為後軍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軍龐統為軍師馬步兵五萬起程西行臨行時忽廖化引一軍來降（二十七回中所伏之人於此處始來）玄德便教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是年冬月引兵望西川進發行不數程孟達接着拜見玄德說劉益州領兵五千遠來迎接玄德使人入益州先報劉璋璋便發書告報沿途州郡供給錢糧璋欲自出涪城親接玄德即下令准備車乘帳幔旌旗鎧甲務要鮮明主簿黃權入諫曰主公此去必被劉備所害某食祿多年不忍主公中他人奸計望三思之（既於遣使時諫之又於出迎時諫之）張松曰黃權此言疎間宗族之義滋長寇盜之威實無益於主公璋乃叱權曰吾意已決汝何逆吾權叩首流血近前口銜璋衣而諫璋大怒扯衣而起權不放頓落門牙兩箇（黃權之齒落黃權之心盡矣）璋喝左右推出黃權權大哭而歸璋欲行一人叫曰主公不納黃公

衡忠言。乃欲自就死地。即伏於階前而諫。璋視之。乃建寧俞元人也。姓李名恢。叩首諫曰。竊聞君有諍臣。父有諍子。黃公衡忠義之言。必當聽從。若容劉備入川。是猶迎虎於門也。（李恢後來亦事玄德。然此時則忠於劉璋）璋曰。玄德是吾宗兄。安肯害吾。再言者必斬。叱左右推出李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顧妻子。不復為主公效力。諸將恃功驕傲。各有外意。不得劉皇叔。則敵攻於外。民攻於內。必敗之道也。（偏是賣國之人。反說別人不忠）璋曰。公所謀深於吾有益。次日上馬出榆橋門。人報從事王累自用繩索倒吊於城門之上。一手執諫章。一手仗劍。口稱如諫不從。自割斷其繩索。撞死於此地。（如此諫法。從來未有）劉璋取所執諫章觀之。其略曰。

益州從事臣王累。泣血稽首。竊聞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昔楚懷王不聽屈原之言。會盟於武關。為秦所困。今主公輕離大郡。欲迎劉備於涪城。恐有去路而無回路矣。倘能斬張松於市。絕劉備之約。則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業亦幸甚。

劉璋看畢大怒曰。吾與仁人相會。如親芝蘭。汝何數侮於吾耶。王累大叫一聲。自割斷其索。撞死於地。（黃權李恢之諫。同於王累。而王累之忠。則過於此二人）後人有詩嘆曰。

倒挂城門捧諫章。拚將一死報劉璋。
黃權折齒終降備。矢節何如王累剛。

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後軍裝載資糧錢帛一千餘輛。來接玄德。卻說玄德前軍已到墊江。所到之處。一者是西川供給。二者是玄德號令嚴明。如有妄取百姓一

物者斬於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百姓扶老攜幼滿路瞻觀焚香禮拜玄德皆用好言安慰（初來便收拾人心）卻說法正密謂龐統曰近張松有密書到此言於涪城相會劉璋便可圖之機會切不可失（張松之計太狠）統曰此意切勿言待二劉相見乘便圖之若預走洩於中有變（龐統直欲并瞞過玄德）法正乃秘而不言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璋已到使人迎接玄德兩軍皆屯涪江上玄德入城劉璋相見各敘兄弟之情禮畢揮淚訴告衷情（初見劉表未嘗揮淚今見劉璋而揮淚者以將欲取西川故有所不忍而揮淚也）宴畢各回寨中璋謂眾曰可笑黃權王累輩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疑吾今日見之真仁義之人也吾得他為外援又何慮曹操張魯耶非張松則失之矣（且慢謝須仔細看）乃脫所穿綠袍並黃金五百兩令人往成都賜與張松（人言劉璋闇弱此便知其闇）時部下將佐劉璝冷苞張任鄧賢等一班文武官曰主公且休歡喜劉備柔中有剛其心未可測還宜防之（後來此四人皆死於璋戰可謂璋之忠臣）璋笑曰汝等皆多慮吾兄豈有二心哉眾皆嗟嘆而退卻說玄德歸到寨中龐統入見曰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玉動靜乎玄德曰季玉真誠實人也統曰季玉雖善其臣劉璝張任等皆有不平之色其間吉凶未可保也（劉璋無隙可乘以手下人為說）以統之計莫若來日設宴請季玉赴席於衣壁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擲杯為號就筵上殺之一擁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勸殺劉璋孔明必不出此言）玄德曰季玉是吾同宗誠心待吾（二句是賓）更兼吾初到蜀中恩信未立（二句是主）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公此謀雖霸者亦不為也（不曰王者不為曰霸者亦不為拒統之甚）統曰此非統之謀是法孝直得張松密書

言事不宜遲只在早晚當圖之言未已法正入見曰某等非為自己乃順天命也玄德曰劉季玉與吾同宗不忍取之正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此張魯與蜀有殺母之讐言必來攻取明公遠涉山川馳驅士馬既到此地進則有功退則無益若執狐疑之心遷延日久大為失計且恐機謀一洩反為他人所算（龐統正言取之之利法正却言不取之害更進一層）不如乘此天與人歸之時出其不意早立基業實為上策龐統亦再三相勸正是

人主幾番存厚道　才臣一意進權謀

未知玄德心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取川者玄德之心也然乘劉璋之來迎而襲殺之以奪其地不足以服西川之人心此玄德之所不欲為也龐統以此勸之勸之不從而欲自行之若孔明處此必不然矣是以龐統之智雖不亞於孔明而用譎而不失其正行權而不詭於道則孔明又在龐統之上歟

英雄一生出色驚人之事不可多得得其一便可傳為美談今偏不止一番却有兩番則子龍之截江奪阿斗是也美雲長者但稱其單刀赴會而不知已有油江赴會一事以為之前焉美子龍者但稱其長坂救主而不知又有截江奪主一事以為之後焉嘗歷觀前史求其出色驚人者或代止有此一人人止有其一事孰有應接不暇如三國者乎然則既讀三國雖有他書不敢請已

孫夫人在荊劉備得以孫權之母牽制孫權若使阿斗入吳孫權又將以劉備之子牽制劉備矣英明如夫人豈不知東吳取阿斗之意而乃欲攜之以歸耶國太病而取夫人是也其取阿斗則非國太之意可知也取阿斗非國太之意則取夫人亦未必為國太之意可知也而夫人曾不察焉然則由前而觀不愧為女丈夫由後而觀依然女子之見耳

併西川以圖富貴（從來帝王事業多是手下人成之）璋曰汝等無間吾兄弟之情遂不聽日與玄德歡敘忽報張魯整頓兵馬將犯葭萌關劉璋便請玄德往拒之玄德慨然領諾玄德引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衆將勸劉璋令大將堅守各處關隘以防玄德兵變（為後文取涪關張本）璋初時不從後因衆人苦勸乃令白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把守涪水關劉璋自回成都玄德到葭萌關嚴禁軍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玄德不欲遽殺劉璋亦為收民心故耳先收民心而後取西川此是玄德主意）早有細作報入東吳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顧雍進曰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未易往還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斷其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荊襄此不可失之機會也（此計但說得好聽須知荊州有孔明關張趙雲守之未易得下也）權曰此計大妙正商議間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曰進此計者可斬之欲害吾女之命耶（劉表屏風後之一人是玄德難星孫權屏風後之一人是玄德救星）衆驚視之乃吳國太也國太怒曰吾一生惟有一女嫁與劉備今若動兵吾女性命如何（前為孫夫人不欲殺玄德今又為孫夫人不欲取荊州）因叱孫權曰汝掌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尚是不足乃顧小利而不念骨肉孫權喏喏連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遂叱退衆官國太恨恨而入孫權立於軒下自思此機會一失荊襄何日可得（孫權此時遂當埋怨周郎）正沉吟間只見張昭入問曰主公有何憂疑孫權曰正思適間之事張昭曰此極易也今差心腹將一人只帶五百軍潛入荊州下一封密書與郡主只說國太病危欲見親女（若國太聽得兒他又當着惱）取郡主星夜回東吳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帶來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前日折了一个夫人今日卻又贏了一个公子）如其不然一任動兵更有何礙

權曰此計大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膽量自幼穿房入戶多隨我兄今可差他去昭曰切勿洩漏只此便令起程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扮為客商分作五船後來呂蒙亦使人扮作客商今却於此處先有一引子更詐修國書以備盤詰船內暗藏兵器周善領命取荊州水路而來船泊江邊善自入荊州令門吏報孫夫人夫人命周善入善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病危洒淚動問不是太太要歸神却是哥哥會捏鬼周善拜訴曰國太好生病重旦夕只是思念夫人倘去得遲恐不能相見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阿斗不是孫夫人養的既非國太親外孫如何要見只此便可知其撒謊夫人曰皇叔引兵遠出我今欲回須使人知會軍師方可以行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須報知皇叔候了回命方可下船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江之中已準備下船隻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孫夫人聽知母病危如何不慌便將七歲孩子阿斗載在車中昔日長坂坡前虧了一个死夫人送來今日荊州城內幾被一个活夫人取去隨行帶三十餘人各跨刀劍上馬離荊州城便來江邊上船府中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鎮下在船中了周善方欲開船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餞行視之乃趙雲也來得突兀○阿斗曾做趙雲懷中之物今日此去如取諸其懷而奪之矣原來趙雲巡哨方回聽得這個消息吃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風般沿江趕來前吳將追夫人是旱今子龍追夫人是水路前旱是以旱追旱今是以旱追水前有六將今是一人周善手執長戈大喝曰汝何人敢當主母叱令軍士一齊開船令將軍器出來排列在船上順風水急船皆順流而去趙雲沿江趕叫任從夫人去這有一句話拜稟周善不睬只催船速進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忽見

江灘斜纜一隻漁船在那裏。趙雲棄馬執槍，跳上漁船。只兩人駕船前來，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趕。漁船只取得魚，今却借他取一小龍，可謂小材大用。周善教軍士放箭。趙雲以槍撥之，箭皆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槍亂刺。趙雲棄槍在小船上，掣所佩青釭劍在手，分開槍搠，望吳船湧身一跳，早登大船。此一躍之功，抵得長坂數十戰。吳兵盡皆驚倒。趙雲入艙中，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若非昔日在子龍懷中，安得今日在夫人懷中。喝趙雲曰：「何故無禮！」雲插劍聲喏曰：「主母欲何往？何故不令軍師知會？」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暇報知。」雲曰：「主母探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荊州，無人看覷。」雲曰：「主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肉，極似廉夫人對子龍語。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今日夫人却欲抱將去，是何道理？」由得他說，說得嘴响。夫人怒曰：「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雲曰：「夫人要去便去，只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必有反意！」究竟是昔日叱喝徐盛丁奉面孔。雲曰：「若不留下小主人，縱然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捽，子龍前番救阿斗是殺着男將，今番奪阿斗是撞着女兵。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抱出船頭上。何等爽快。欲要傍岸，又無帮手；欲要行兇，又恐礙於道理：進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阿斗，前做了男媒，今却做了雄乳娘。一手仗劍，人不敢近。周善在後梢挾住舵，只顧放船下來。風順水急，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護得阿斗，安能移舟傍岸。正在危急，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排出十餘隻船來，船上磨旗擂鼓。趙雲自思：「今番中了東吳之計。」不獨子龍着急，讀者至此亦替子龍着急。只見當頭船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

叫嫂嫂留下姪兒（先聞其聲）原來張飛巡哨聽得這个消息急來油江峽口正撞着吳船急忙截住（後見其人）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來迎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提頭擲於孫夫人前（一顆人頭權當叔叔餞行之禮）夫人大驚曰叔叔何故無禮張飛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為重私自歸家這便無禮（快人快語）夫人曰吾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你哥哥回來須誤了我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我情願投江而死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夫人非為臣下之道只護着阿斗過船去罷（前日夫婦歸荊追之者不在婦而在夫今日母子歸吳追之者不在母而在子）乃謂夫人曰俺哥哥大漢皇叔也不辱沒嫂嫂今日相別若思哥哥恩義早早回來說罷抱了阿斗自與趙雲回船（東吳許多將佐追不得劉備轉去張趙二人却奪得阿斗轉來）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後人有詩讚子龍曰

昔年救主在當陽　今日飛身向大江　船上吳兵皆膽裂　子龍英勇世無雙

又有詩讚翼德曰

長坂橋邊怒氣騰　一聲虎嘯退曹兵　今朝江上扶危主　青史應傳萬載名

二人歡喜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前寫張趙今寫孔明若孔明此時不來便疎漏矣）見阿斗已奪回大喜三人並馬而歸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關報知玄德卻說孫夫人回吳具說張飛與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阿斗孫權大怒曰今吾妹已歸與彼不親殺周善之讎如何不報喚集文武商議起軍攻取荊州（此處只敘孫權取荊之謀使不敘母女怎生相見并真病假病緣故此省筆之法）正商議調兵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讎（曹操起兵不向曹操一邊敘來卻在孫權一邊聽得又省筆之法）孫權大驚且按下荊州商

議拒敵曹操人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家今已病故有哀書上呈權拆視之書中勸孫權遷居秣陵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可速遷於此以為萬世之業（為後文柄）孫權覽書哭謂衆官曰張子綱勸吾遷居秣陵吾如何不從即命遷治建業築石頭城（石頭城自此而始）呂蒙進曰曹操兵來可於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諸將皆曰上岸擊賊跣足入船何用築城蒙曰兵有利鈍戰無必勝如猝然遇敵步騎相促人尚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能守而後能戰有備而後無患呂蒙可謂善計）權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明之見甚遠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曉夜併工刻期告竣（以下接過孫權接敘曹操）却說曹操在許都威福日甚長史董昭進曰自古以來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雖周公呂望莫可及也櫛風沐雨三十餘年掃蕩羣兇與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錫以彰功德（董昭前請遷都許昌今又請加九錫全爭為曹操腹心者也不想食決人偏不肯決）你道那九錫

一車馬（大輅戎輅各一大輅金車也戎輅兵車也玄牡二駟黃馬八匹）二衣服（袞冕之服赤舄副焉袞冕王者之服赤舄朱履也）三樂縣（樂縣王者之樂也）四朱戶（居以朱戶紅門也）五納陛（納陛以登陛階也）六虎賁（虎賁三百人守門之軍也）七鈇鉞（鈇鉞各一鈇即斧也鉞斧屬）八弓矢（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彤赤色也旅黑色也）九秬鬯圭瓚（秬鬯一卣圭瓚副焉秬黑黍也鬯香酒灌地以求神於陰卣中樽也圭瓚宗廟祭器以祀先王也）

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當秉忠貞之志守謙退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荀彧向為曹操腹心今日忽發作此等語是教曹操以決也董昭決而不決荀彧不決而假決可發一笑）曹操聞言勃然變色董昭曰豈可以一人而阻衆望遂上表請尊操為魏公加九錫（操願書墓道曰曹侯之墓今則與此言大不相同）荀彧嘆曰吾不想今

日見此事。操聞深恨之。以為不助己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興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殺己之心。託病止於壽春。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曹操有九錫荀彧止有一錫）盒上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物。彧會其意。遂服毒而亡。（漢文帝賜食於周亞夫而不設箸是猶有食也今操以空盒賜荀彧是并食亦無有矣明是使荀彧絕食之意彧安得不死乎）年五十歲。後人有詩嘆曰。

文若才華天下聞。可憐失足在權門。後人漫把留侯比。臨歿無顏見漢君。

其子荀惲。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懊悔。命厚葬之。謚曰敬侯。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哨至江邊。回報云。遙望沿江一帶。旗旛無數。不知兵聚何處。（方見藏兵在塢之妙）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口排開軍陣。操領百餘人上山坡。遙望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排列。旗分五色。兵器鮮明。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坐著孫權。左右文武。侍立兩邊。操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劉琮降操而操薄之孫權拒操而操嘉之）（奸雄賞鑑亦自不凡）忽一聲響動。南船一齊飛奔過來。濡須塢內又一軍出。衝動曹兵。曹操軍馬退後便走。止喝不住。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為首馬上一人。碧眼紫髯。眾人認得正是孫權。權自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操大驚。急回馬時。東吳大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操背後許褚縱馬舞刀。敵住二將。曹操得脫歸寨。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操軍一敗）操回寨。重賞許褚。責罵眾將。臨敵先退。挫吾銳氣。後若如此。盡皆斬首。是夜三更時分。忽寨外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四下裏火起。（赤壁之火於此再見）卻被吳兵劫入大寨。殺

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操軍再敗）操心中鬱悶閒看兵書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豈不知兵貴神速乎丞相起兵遷延日久故孫權得以準備夾濡須水口為塢難於攻擊不若且退兵回許都別作良圖操不應（不應便有退心）程昱出操伏几而臥忽聞潮聲洶湧如萬馬爭奔之狀操急視之見大江中推出一輪紅日光華射目仰望天上又有兩輪太陽對照（日而有三正應鼎足之象）忽見江心那輪紅日直飛起來墜於寨前山中其聲如雷猛然驚覺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正征戰時忽然敘却一夢一部三國皆當作如是觀）帳前軍報道午時曹操教備馬引五十餘騎逕奔出寨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視之乃孫權也（孫權之母夢日而生權曹操之夢正與權母之夢相合三十八回中事於此照應出來）權見操至也不慌忙在山上勒住馬以鞭指操曰丞相坐鎮中原富貴已極何故貪心不足又來侵我江南操答曰汝為臣下不尊王室吾奉天子詔特來討汝孫權笑曰此言豈不羞乎天下豈不知挾天子令諸侯吾非不尊漢朝正欲討汝以正國家耳（孫權題目亦自正大）操大怒叱諸將上山捉孫權忽一聲鼓響山背後兩彪軍出右邊韓當周泰左邊陳武潘璋四員將帶三千弓弩手亂射矢如雨發操急引眾將回走背後四將趕來甚急趕到半路許褚引眾虎衛軍敵住救回曹操（操軍三敗）吳兵齊奏凱歌回濡須去了操還營自思孫權非等閒人物紅日之應久後必為帝王（正與秣陵王氣相應）於是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東吳恥笑進退未決兩邊又相拒了月餘戰了數場互相勝負（省却無數筆墨）直至來年正月春雨連綿水港皆滿軍

士多在泥水之中困苦異常（赤壁連環之舟水中如在岸上濡須雨後之兵岸上如在水中）操心甚憂當日正在寨中與眾謀士商議或勸操收兵或云目今春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操猶豫未决忽報東吳有使齎書到操啓視之書略曰

孫與丞相彼此皆漢朝臣宰丞相不思報國安民乃妄動干戈殘虐生靈豈仁人之所為哉即日春水方生公當速退如其不然復有赤壁之禍矣公宜自思焉

書背後又批兩行云

足下不死孫不得安（操以權為英雄權亦以操為英雄正是兩心相照）

曹操看畢大笑曰孫仲謀不欺我也（操畏權權亦畏操若云不畏便是欺人之語）重賞來使遂下令班師命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自引大軍回許昌（赤壁以遇火而退濡須以遇水而歸前後遙遙相對）孫權亦收軍回秣陵權與眾將商議曹操雖然北去劉備尚在葭萌關未還何不引拒曹操之兵以取荊州張昭獻計曰且未可動兵某有一計使劉備不能再還荊州正是

孟德雄兵方退北　仲謀壯志又圖南

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讀前卷而見孫與劉之相離讀此卷而見備與璋之相惡一取妹而一奪子孫劉之所以離也一吝糧而一毀書璋備之所以惡也然孫劉之離者可以復合而璋備之惡者不可復合何也璋既迎備則已有不能更拒之勢招之來而又欲麾之

去則首鼠兩端而釁必起矣。備既入川，則已有不能不取之勢。入其境而不忍取其地，則進退維谷而禍及身矣。總之召虎易而遣虎難，入險易而出險難耳。

玄德初以徐州爲家，而布奪之，操又奪之。繼以荆州爲家，而操爭之，權又爭之。惟至於西川，則眞爲玄德之家矣。然其受陶謙之讓而不受劉表之讓者，懲於徐州之得而復失，故重發於劉表也。不奪同宗之荆而獨奪同宗之益者，懲於荆州之遲而滋議，故不得復重發於劉璋也。此其先後遲速之機，因時而變者然也。

龐統之策三：一曰取成都，二曰取涪城，三曰回荆州。夫回荆州則是無策矣，不可謂之下策也。統之意本以襲殺劉璋於初迎之時爲上計，而自葭萌取成都爲中計，自葭萌取涪關爲下計。玄德之從其中，猶是從其下耳。然殺劉璋而急取之，則人心不附而撫之也難；不殺劉璋而緩取之，則人心可服而享之也固。是取乎其下者，乃其所以爲上歟。

觀於張肅、張松而有慨於兄弟之間也。一則賣主求榮而不告其兄，一則懼禍及己而不顧其弟。在同胞之兄弟且然，而况備與璋之以同宗通譜者耶？讀書至此，爲之三嘆。

玄德其不用壯而善於用老者乎。急於取川者，壯圖之謀也；緩於取川者，老成之算也。魏延以壯而敗，黃忠以老而勝。老成則吉，壯圖則凶，爲將之道固然。將將者

用兵之道。何獨不然。

有以閒筆為伏筆者。正當干戈爭鬬之時。忽有一紫虛上人。如古木寒鴉。蒼嵓嚴怪石。此極忙中之閒筆也。乃涪關之役。龐統未死。孔明未來。而紫虛早有一鳳墜地一龍升天之語。則已為後文伏筆也。與雲長在鎮國寺中見普淨和尚。玄德在南漳莊上見水鏡先生。一樣筆墨。文有正筆。有奇筆。如玄德之殺楊高。士元之取涪關。劉璝之謁紫虛。冷苞之議決水。皆以次而及者也。正筆也。如黃忠之救魏延。玄德之入敵寨。魏延之捉冷苞。法正之見彭羕。皆突如其來者也。奇筆也。正筆發明在前。奇筆推原在後。正筆極其次第。奇筆極其突兀。可謂敘事妙品。

却說張昭獻計曰。且休要動兵。若一興師。曹操必復至。不如修書二封。一封與劉璋言劉備結連東吳。共取西川。使劉璋心疑而攻劉備。一封與張魯。教進兵向荊州來。著劉備首尾不能救應。我然後起兵取之。事可諧矣。前者玄德欲救孫權而致書於馬超是不救之救今者孫權欲圖劉備而致書於張魯是不圖之圖權從之。即發使二處去訖。且說玄德在葭萌關日久。甚得民心。忽接得孔明文書。知孫夫人已回東吳。又聞曹操興兵犯濡須。乃與龐統議曰。曹操擊孫權。操勝必將取荊州。權勝亦必取荊州矣。為之奈何。龐統曰。主公勿憂。有孔明在彼。料想東吳不敢犯荊州。主公可馳書去劉璋處。只推曹操攻擊孫權。權求救於荊州。吾與孫權唇齒之邦。不容不相援。張魯自守之賊。決不敢來犯界。吾今欲勒兵回荊州。與孫權會同

破曹操（孫權之書以劉備結東吳為名玄德之書又以東吳求劉備為語大家借題互相欺誑正是一對空頭）奈兵少糧缺望推同宗之誼速發精兵三四萬行糧十萬斛相助請勿有誤若得軍馬錢糧却另作商議（此處不即說明）玄德從之遣人往成都來到關前楊懷高沛聞知此事遂教高沛守關楊懷同使者入成都見劉璋呈上書信劉璋看畢問楊懷為何亦同來楊懷曰專為此書而來劉備自從入川廣布恩德以收民心其意甚是不善今求軍馬錢糧切不可與如若相助是把薪助火也劉璋曰吾與玄德有兄弟之情豈可不助一人出曰劉備梟雄久留於蜀而不遣是縱虎入室矣今更助之以軍馬錢糧何異與虎添翼乎（一以備為犬一以備為虎誰知犬已蹶不可縱虎已入不可出乎）眾視其人乃零陵烝陽人姓劉名巴字子初劉璋聞劉巴之言猶豫未決黃權又復苦諫璋乃量撥老弱軍四千米一萬斛發書遣使報玄德（是投之以隙矣）仍令楊懷高沛緊守關隘劉璋使者到葭萌關見玄德呈上回書玄德大怒曰吾為汝禦敵費力勞心汝今惜財吝賞何以使士卒效命乎遂扯毀回書大罵而起（正欲尋鬧得此一書便好翻轉面皮）使者逃回成都龐統曰主公只以仁義為重今日毀書發怒前情盡棄矣玄德曰如此當若何龐統曰某有三條計策請主公自擇而行玄德問那三條計統曰只今便選精兵晝夜兼道逕襲成都此為上計（若此席間殺劉璋則此又其中計矣）楊懷高沛乃蜀中名將各仗強兵拒守關隘今主公佯以回荊州為名二將聞知必來相送就送行處擒而殺之奪了關隘先取涪城然後却向成都此中計也（此中計即鳳雛已為下計矣）退還白帝連夜回荊州徐圖進取此為下計（若棄葭萌而歸此玄德所必不願也龐統特以

（此句激之欲其行上二計耳）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救矣（又過一句無礙是實話）玄德曰軍師上計太促下計太緩中計不遲不疾可以行之（玄德不用上計而用中計猶有不忍之心）於是發書致劉璋只說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眾將抵敵不住吾當親往拒之不及面會特書相辭書至成都張松聽得說劉玄德欲回荊州只道是真心（玄德此時不曾知會得張松）乃修書一封欲令人送與玄德卻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松急藏書於袖中與肅相陪說話肅見松神情恍惚心中疑惑松取酒與肅共飲獻酬之間忽落此書於地（畫圖藏得甚緊手書何故不密）被肅從人拾得席散後從人以書呈肅肅開視之書略曰

昨松進言於皇叔並無虛謬何乃遲遲不發逆取順守古人所貴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棄此而回荊州乎使松聞之如有所失書呈到日疾速進兵松當為內應萬勿自誤

張肅見了大驚曰吾弟作滅門之事不可不首連夜將書見劉璋且言弟張松與劉備同謀欲獻西川劉璋大怒曰吾平日未嘗薄待他何故欲謀反（一句尚在夢中）遂下令捉張松全家盡斬於市後人有詩歎曰

一覽無遺自古稀　誰知書信洩天機　未觀玄德興王業　先向成都血染衣

劉璋既斬張松聚集文武商議曰劉備欲奪吾基業當如之何黃權曰事不宜遲即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荊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

各關去訖（若依龐統上計則各關未必着力）却說玄德提兵回涪城先令人報上涪水關請楊懷高沛出關相別楊高二将聞報商議曰玄德此回若何高沛曰玄德合死我等各藏利刀在身就送行處刺之以絶吾主之患（龐統正欲於送行時殺二將二將亦欲於送行時刺玄德彼此正是同心但二將知己不知彼耳）楊懷曰此計大妙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出關送行其餘並留在關上玄德大軍盡發前至涪水之上龐統在馬上謂玄德曰楊懷高沛若欣然而來可隄防之（此句是全）若彼不來便起兵逕取其關不可遲緩（此句是賓）正說間忽起一陣旋風把馬前帥字旗吹倒（不必風旗告變龐統已知之矣）玄德問龐統曰此何兆也統曰此驚報也楊懷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宜善防之玄德乃身披重鎧自佩寶劍防備人報楊高二将軍送行來玄德令軍馬歇定龐統分付魏延黄忠但關上來的軍士不問多少馬步軍兵一个也休放回（為下文賺關之用）二将得令而去却說楊懷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刀帶二百軍兵牽羊擔酒直至軍前見並無准備心中暗喜以為中計入至帳下見玄德與龐統坐於帳中二将聲喏曰聞皇叔遠回特具薄禮相送遂進酒勸玄德玄德曰二将軍守關不易當先飲此杯（玄德不肯自飲是玄德謹慎隄防處）二将飲酒畢玄德曰吾有密事與二将軍商議閒人退避遂将帶來二百人盡趕出中軍玄德叱曰左右與吾捉下二賊帳後劉封關平應聲而出楊高二人急待爭鬬劉封關平各捉住一人玄德喝曰吾與汝主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謀離間親情龐統叱左右搜其身畔果然各搜出利刀一口（亦將舞劍以助一笑乎）統便喝斬二人玄德猶豫未決統

曰。二人本意欲害吾主。罪不容誅。遂叱刀斧手。斬楊懷高沛於帳前。黃忠魏延早將二百從人。先自捉下。不曾走了一个。玄德喚入。各賜酒厭驚。（善讀人心）玄德曰。楊懷高沛離間吾兄弟。又藏利刃行刺。故行誅戮。你等無罪。不必驚疑。眾皆拜謝。龐統曰。吾今即用汝等引路。帶吾軍取關。各有重賞。（不欲走遣一人正為此耳）眾皆應允。是夜二百人先行。大軍隨後。前軍至關下。叫曰。二將軍有急事回。可速開關。城上聽得是自家軍。即時開關。大軍一擁而入。兵不血刃。得了涪關。（只殺得兩人甚不費力）蜀軍皆降。玄德各加重賞。隨即分兵前後把守。次日勞軍。設宴於公廳。玄德酒酣。顧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乎。（未免露出真情○玄德在劉表席間醉後失言於此復見）龐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樂。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聞昔日武王伐紂。作樂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歟。（以紂比劉璋又擬之非其倫確是醉話）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龐統大笑而起。（亦有醉意）左右亦扶玄德入後堂。睡至半夜。酒醒。左右以逐龐統之言告知玄德。玄德大悔。次早穿衣陞堂。請龐統謝罪曰。昨日酒醉。言語觸忤。幸勿掛懷。龐統談笑自若。玄德曰。昨日之言。惟我有失。龐統曰。君臣俱失。何獨主公。（一語冰釋龐統亦妙）玄德亦大笑。其樂如初。却說劉璋聞玄德殺了楊高二將。襲了涪水關。大驚曰。不料今日果有此事。（始信王累之言）遂聚文武問退兵之策。黃權曰。可連夜遣兵屯雒縣。塞住咽喉之路。劉備雖有精兵猛將。不能過也。璋遂令劉璝冷苞張任鄧賢。點五萬大軍。星夜往守雒城。以拒劉備。四將行兵之次。劉璝曰。吾聞錦屏山中有一異人。道號紫虛上人。知人生死貴賤。吾輩今日行

軍正從錦屏山過何不試往問之(正厮殺時忽見一世外之人)張任曰大丈夫行兵拒敵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是大丈夫語)璝曰不然聖人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等問於高明之人當趨吉避凶(既一心為主又何趨避之有)於是四人引五六十騎至山下問徑樵夫樵夫指高山絕頂上便是上人所居四人上山至庵前見一道童出迎(極與水鏡莊上彷彿)問了姓名引入庵中只見紫虛上人坐於蒲墩之上四人下拜求問前程之事紫虛上人曰貧道乃山野廢人豈知休咎劉璝再三拜問紫虛遂命道童取紙筆寫下八句言語付與劉璝其文曰

左龍右鳳飛入西川鳳雛墜地臥龍升天一得一失天數當然見機而作勿喪九泉

劉璝又問曰吾四人氣數如何紫虛上人曰定數難逃何必再問(四人無一生還亦先伏下一筆)璝又請問時上人眉垂目合恰似睡着的一般並不答應四人下山劉璝曰仙人之言不可不信張任曰此狂叟也聽之何益(張任不降之意於此已決)遂上馬前行既至雒縣分調人馬把守各處隘口劉璝曰雒城乃成都之保障失此則成都難保吾四人公議著二人守城二人去雒縣前面依山傍險紮下兩个寨子勿使敵兵臨城冷苞鄧賢曰某願往結寨劉璝大喜分兵二萬與冷鄧二人離城六十里下寨(玄德以二將當先劉璝亦有二將當先)劉璝張任守護雒城

却說玄德既得涪水關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人報劉璋撥四將前來即日冷苞鄧賢領二萬軍離城六十里紮下兩个大寨玄德聚衆將問曰誰敢建頭功去取二將

寨柵老將黃忠應聲出曰老夫願往（寫黃忠一不異廉頗馬援）玄德曰老將軍率本部人馬前至雒城如取得冷苞鄧賢營寨必有重賞黃忠大喜卽領本部兵馬謝了要行（矍鑠哉是翁）忽帳下一人出曰老將軍年紀高大如何去得小將不才願往玄德視之乃是魏延黃忠曰我已領下將令你如何敢攙越魏延曰老將不以筋骨為能吾聞冷苞鄧賢乃蜀中名將血氣方剛恐老將軍擒他不得豈不誤了主公大事（魏延欺惱黃忠前番黃忠之成功愈速）因此願相替本是好意黃忠大怒曰汝說我老敢與我比試武藝麼（此處黃忠欲與魏延比試後文關公欲與馬超比試前後相映妙）魏延曰就主公之前當面比試贏得的便去何如黃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校將刀來（人雖老寶刀不老）玄德急止之曰不可我今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鬬必有一傷須誤了我大事我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龐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卽今冷苞鄧賢下了兩个營寨今汝二人自領本部軍馬各打一寨如先奪得者便為頭功（贏者使為壯輸者使為老）於是分定黃忠打冷苞寨魏延打鄧賢寨二人各領命去了龐統曰此二人去恐於路中相爭主公可自引軍為後應（須知魏延必爭黃忠之功）玄德留龐統守城自與劉封關平引五千軍隨後進發却說黃忠歸寨傳令來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平明進兵取左邊山谷而進魏延却暗使人探聽黃忠甚時起兵探事人回報來日四更造飯五更起兵魏延暗喜分付眾軍士二更造飯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鄧賢寨邊（廝殺時欲不得爲寫魏延貪功亦見其壯勇）軍士得令都飽食一頓馬摘鈴人銜枚捲旗束甲暗地去劫寨三更前後離寨前進到半路魏延馬

上尋思只去打鄧賢寨不顯能處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却將得勝兵打鄧賢寨兩處功勞都是我的就馬上傳令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彼後我先宜右忽左魏延好勝視今之推諉退避者何啻天淵）天色微明離冷苞寨不遠教軍少歇排立金鼓旗旛槍刀器械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寨冷苞已有準備了（如此早去又有準備可謂夜眠清早起又有早行人）一聲礮響三軍上馬殺將出來魏延縱馬提刀與冷苞接戰二將交馬戰到三十合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漢軍走了半夜人馬力乏抵擋不住退後便走魏延聽得背後陣脚亂撇了冷苞撥馬回走川兵隨後趕來漢軍大敗（正為爭功失功）走不到五里山背後鼓聲震地鄧賢引一彪軍從山谷裏截出來大喊魏延快下馬受降魏延策馬飛奔那馬忽失前蹄雙足跪地將魏延掀將下來（讀者至此必謂魏延死矣）鄧賢馬奔到挺槍來刺魏延槍未到處弓弦響鄧賢倒撞下馬後面冷苞方欲來救一員大將從山坡躍馬而來厲聲大叫老將黃忠在此（先聞其弓後見其人寫得聲勢）舞刀直取冷苞冷苞抵敵不住望後便走黃忠乘勢追趕川兵大亂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魏延在長沙城上救了黃忠此日真堪相報）殺了鄧賢直趕到寨前冷苞回馬與黃忠再戰不到十餘合後面軍馬擁將上來冷苞只得棄了左寨引敗軍來投右寨只見寨中旗幟全別冷苞大驚兜住馬看時當頭一員大將金甲錦袍乃是劉玄德（寫得突兀）左邊劉封右邊關平喝道寨子我已奪下汝欲何往原來玄德引兵從後接應更乘勢奪了鄧賢寨子（補敘得妙）冷苞兩頭無路取山僻小徑要回雒城行不到十里狹路伏兵忽起搭鈎齊舉把冷苞活捉了（寫得突兀）原來

却是魏延自知罪犯無可解釋收拾後軍令蜀兵引路伏在這裏等个正著（補敘得妙）用索縛了冷苞解投玄德寨來却說玄德立起免死旗但川兵倒甲卸戈者並不許殺害如傷者償命（善買人心）又諭衆降兵曰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願降者充軍不願降者放回於是歡聲動地（放回之人又將為未取之地布其先聲耳）黄忠安下寨脚逕來見玄德說魏延違了軍令可斬之玄德郎召魏延魏延解冷苞至玄德曰延雖有罪此功可贖令魏延謝黄忠救命之恩今後毋得相爭魏延頓首伏罪（善於調停）玄德重賞黄忠（黄忠果自不老）使人押冷苞到帳下玄德去其縛賜酒壓驚問曰汝肯降否冷苞曰既蒙免死如何不降劉璝張任與某為生死之交若肯放某回去當郎招二人來降就獻雒城玄德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令回雒城（總是放川將之心）魏延曰此人不可放回若脫身一去不復來矣玄德曰吾以仁義待人人不負我却說冷苞得回雒城見劉璝張任不說捉去復回只說被我殺了十餘人奪得馬匹逃回（今人有諱言沒體面事者往往類此）劉璝忙遣人往成都求救劉璋聽知折了鄧賢大驚慌忙聚衆商議長子劉循進曰兒願領兵前去守雒城璋曰既吾兒肯去當遣誰人為輔一人出曰某願往璋視之乃舅氏吳懿也璋曰得尊舅去最好誰可為副將吳懿保吳蘭雷同二人為副將（三人後皆為劉備所用）點二萬軍馬來到雒城劉璝張任接著具言前事吳懿曰兵臨城下難以拒敵汝等有何高見冷苞曰此間一帶正靠涪江江水大急前面寨占山脚其形最低某乞五千軍各帶鍬鋤前去決涪江之水可盡渰死劉備之兵也

（熱人用火冷人用水一笑）吳懿從其計。即令冷苞前往決水。吳蘭雷同引兵接應。冷苞領命。自去准備決水器械。却說玄德令黄忠魏延各守一寨。自回涪城。與軍師龎統商議。細作報說東吳孫權遣人結好東川張魯。將欲來攻葭萌關。（張魯興兵不從張魯一邊敘來。却從玄德一邊聽得此省筆之法）玄德驚曰。若葭萌關有失。截斷後路。吾進退不得。當如之何。龎統謂孟達曰。公乃蜀中人。多知地理。去守葭萌關如何。達曰。某保一人。與某同去守關。萬無一失。玄德問何人。達曰。此人曾在荆州劉表部下。為中郎將。乃南郡枝江人。姓霍名峻。字仲邈。玄德大喜。即時遣孟達霍峻守葭萌關去了。（玄德此時腹背受敵。亦大危事。却只使兩人去。當從路令人急欲觀其後也）龎統退歸館舍。門吏忽報有客特來相訪。統出迎接。見其人身長八尺。形貌甚偉。頭髮截短。披於頸上。（髮短而衣服不甚長）衣服不甚齊整。統問曰。先生何人也。其人不答。逕登堂仰卧牀上。（作怪得作怪）統甚疑之。再三請問。其人曰。且消停。吾當與汝說知天下大事。（作怪令人測摸不出）統聞之。愈疑。命左右進酒食。其人起而便食。並無謙遜。飲食甚多。食罷又睡。（一發作怪）統疑惑不定。使人請法正視之。恐是細作。法正慌忙到來。統出迎接。謂正曰。有一人如此如此。法正曰。莫非彭永言乎。（奇）陞階視之。其人躍起曰。孝直別來無恙。正是

只為川人逢舊識　遂令涪水息洪流

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國家圖書館
00387735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